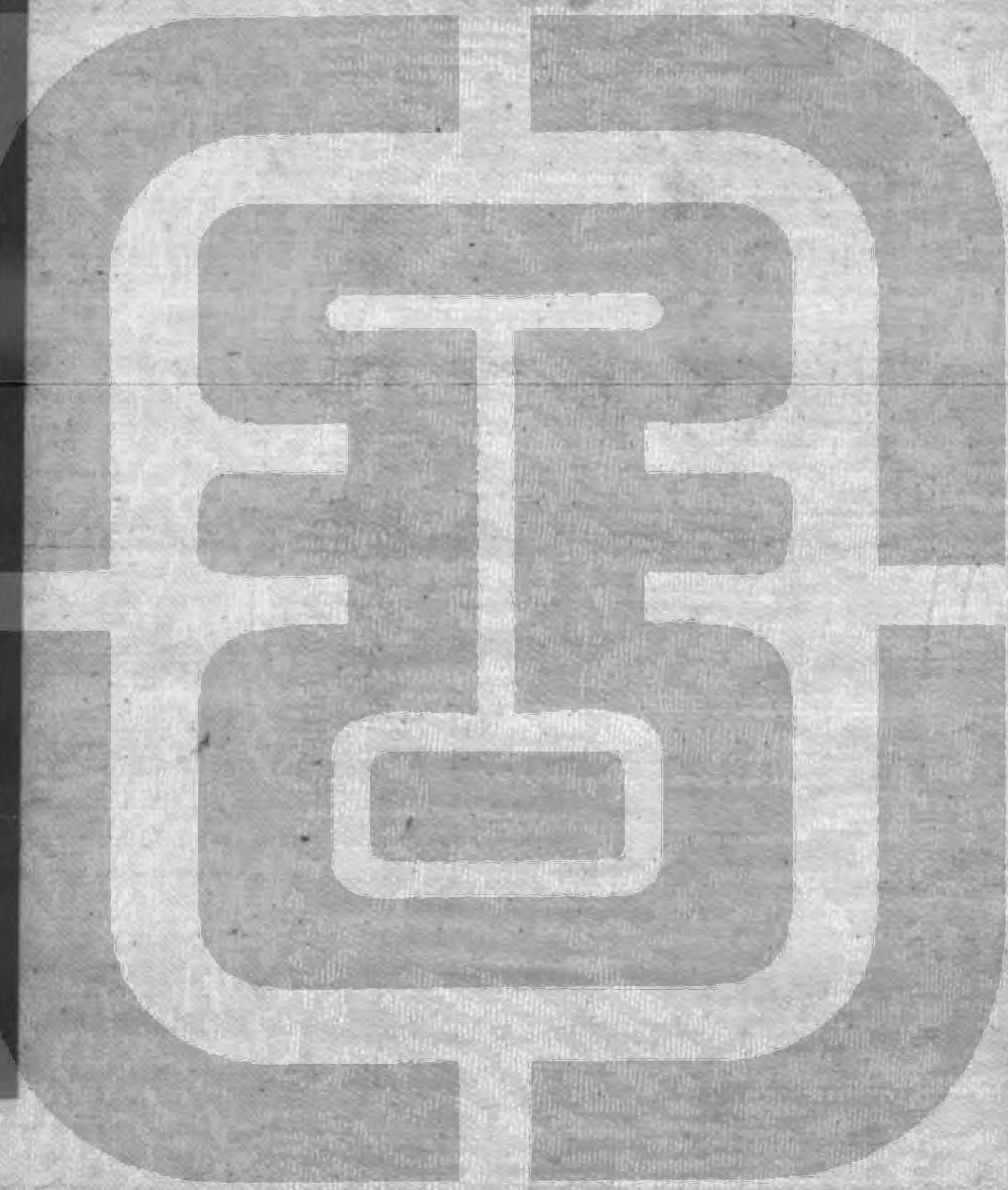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

卷八十七之卷八十九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設官部二十七補闕拾遺總載符寶郎弘文館補闕拾遺

城門郎附知樞密院簽書樞密院

補闕拾遺豐稷徐官師古石韜古五言

原杜氏通典曰補闕拾遺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

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各增置通前為五員三

年舉人無賢愚咸皆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

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

著於謠誦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

上疏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

設官部

補闕拾遺總載

補闕拾遺總載

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

書增唐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才可則登不拘

階級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史記汲黯曰臣願為

中郎署長出入禁闈補過拾遺漢書元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主拾遺

應對又孝文帝命侍中立惟拾遺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文獻通考曰宋端拱

初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真宗

天禧初用劉曄魯宗道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左右正言

各一人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

事則論奏分隸兩省寄祿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

言為承議郎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言諫諍之

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職至於箴規

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

掌諫諍不許糾彈從之以許深父薛象先充其職班著

在監察御史上光宗立復省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

門下省左諫院有左補闕左拾遺二員中書省右諫院

有右補闕右拾遺二員金諫院有左右補闕左右拾遺

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置左右補闕明屬臺省不設職官

蘇宗補闕論典與非意合無亦云龜登為古辭

增六典曰補闕唐垂拱中置或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官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又孔帖曰張九

設官部

增監員為卷八十一

補闕

二

游鑑錄卷八十一
齡遷左補闕有才鑒改司勳員外郎 又曰樊澤擢左
補闕澤有武力善兵法議者謂為將相器常召對延英
德宗歎其論兵與我意合 冊府元龜曰歸登為右補
闕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騫至顯官
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唐書
曰貞元中韋渠牟為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
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
目矣 盧景亮傳曰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
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志義萃然與穆質同在
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 唐書曰王源中遷左補

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源中上疏略曰臺憲者紀綱
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
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內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
宗可其請 又曰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
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垪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
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
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 通典曰鄭
餘慶之子澣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之
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唐本傳
曰崔邠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 孔帖曰

高元裕以右補闕召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
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以聞
又曰韋處厚擢左補闕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
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
韋處厚路隨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
推其靖密 唐書曰文宗以魏謩爲補闕常言於宰臣
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
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
於無過之地命授謩左補闕詔中書善爲之詞 又曰
韋溫爲左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宋公

履行有素不當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等諫官豈避一
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因率同列伏
閣切爭由是知名 天中記曰王直方開成中爲右補
闕上疏曰陛下即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聞
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子弟賜與至廣臣伏以聖體未安
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奏嘉歎 又
曰韋溫爲右補闕羣臣請上尊號溫上疏諫曰德如三
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
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 舊紀曰大中十一年
右補闕陳叡左拾遺王譜等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

迎軒轅先生詔荅云閱示來章深納誠意 會要曰宋淳化中右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 言行錄曰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 又曰韓魏公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橐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橐自序於其首大略曰諫主於理而以至誠將之 宋史曰韓琦為右

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 言行錄曰傅堯俞為司諫常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堯俞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明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堯俞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也 中興繫年錄曰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外廷不知也 言行錄曰呂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蘇軾在邇英戲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

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 又曰王巖叟元祐元年遷左
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巖叟方權給
事中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
以出巖叟復上疏曰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
竟寢 又曰陳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
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
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
長編曰豐稷為左司諫揚王灝荆王頽令成都承受
宦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
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

如此天下必太平也 會要曰元祐六年三月中書舍
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
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敘遷美職或謬妄不
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
外司諫之下謂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
郎中

補闕

增伏閣

當官

上詳補闕一本傳崔沔薦為左補闕
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

得而

德輿為助

歸登寄名

合壁權德輿貞元中為
左司諫章奏不絕抵排

奸倖與陽城為助

肆考裴延齡得幸德宗欲以為相
補闕熊執易上疏論之疏成示僚友薛歸登歸登愕然

設官部

補闕

補闕

六

動容曰願寄吾名雷霆
實難其人 不負所職
元稹揚汝

士授右補闕敕曰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
在茲選實難其人 言行錄曰韓魏公為司諫王沂公
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此年臺諫官多
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
賞

一隱逸 罷二外臺
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賞一

隱逸可勸天下 言行錄曰蕭燧拜左司諫首言
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燧疏
大璫甘昇都承旨王 獻疏切直 挺議鯁固
拊所主上即罷之 獻疏切直 挺議鯁固
通典曰獨孤郁遷司諫吐突承璫討
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

增嘉其切直 本傳辛替否遷司諫諫
唐敬宗政事日僻補闕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比來除
拜不由宰司進擬恐壞綱紀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

增嘉其切直 本傳辛替否遷司諫諫
唐敬宗政事日僻補闕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比來除
拜不由宰司進擬恐壞綱紀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

曰宮中興作 恐傷大體
肆考唐劉寬夫為右補闕陳

寬夫因論之敬宗怒曰陳岵非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
言須推排首末來寬夫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首
末惟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

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
朝廷有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數移大事
本傳

辭李嶺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
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

出自宸選 仁宗正史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
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
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

增詩唐杜甫贈陳二補闕詩曰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
卿卑鵬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韓退之送李補闕詩曰

設官部 補闕

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放逸獻替欲誰論駟
馬歸城闕雙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錢
起送邊補闕省覲詩曰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
銜詔下才子采蘭歸又詔許昌崔明府拜補闕詩曰
儒者久營道詔書方問賢至精一耀世高步誰同年何
樹可棲鳳高梧枝拂天脫身鳧鳥裏載筆虎闈前皇
甫冉訓李補闕詩曰夕宿靈臺伴煙月晨趨建禮逐衣
裳偶因麋鹿隨豐草謬荷鸛鸞借末行縱有諫書猶未
獻春風拂地日空長皮日休送令狐補闕歸朝詩曰
文如日月氣如虹舉國重生正始風且願仲山居左掖

只憂徐邈入南宮朝衣正在天香裏諫草應焚禁漏中
爲說明年今日事晉廷新拜黑頭公

增制唐孫逖楊齊宣左補闕制曰耿介不羣精明有識
傳清白之素業著詞華之令名達禮云終外除將及宜
承密命更列近臣常衮行薛兼適左補闕制曰兄弟
致美士林推重詞清行潔政以幹稱在煩劇而有餘守
貞方而不易文章侍從朝夕論思參我諫臣以箴朝闕
白居易行盧文政起居郎劉從周補闕等制曰君有
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關諫官得補之二職者歷朝之清
選也盧文政等端士之操終然不渝時所稱論並宜甄

獎況學術詞藻見推於衆並命清貫僉以爲宜記事盡規各佇能效

增書宋歐陽修上范司諫書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

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

增啟宋李梅亭賀董司諫啓曰進司補闕仍侍邇英貴重寄隆益可告嘉猷於后謀從言聽轉當下膏澤於民某官緝日月之光良多啓沃犯雷霆之怒大有激揚不賣直以取名唯格玉而正事簡在中宸遂升左垣考司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存自古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莫若杜羣枉之路開衆正之門國人曰賢左右皆曰賢無使滯淹之久君心以正遠近一以正切防浸潤之行闔內闔外不容二心

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舍豺問狸則民不服如鷹逐雀則君自尊察嫠婦之私憂回倉公於驚走庶淮南知憚於汲黯而昌黎無惑於陽城名節皎然芬芳多矣劉後村賀湯司諫啓曰孚號於廷名官以諫聖朝無闕事不待批於龍鱗天子有諍臣尤急聞於骨鯁某官淵乎似道浩然至剛棲遲樂衡泌之間徵起遇風雲之會公每抗論衆亦望風援禮以杜家臣之僭奮筆以誅世卿之萌謂君然後有反玷塞門謂盜豈容竊大弓寶玉鄭公所上百奏莫不切心陸生每著一篇必蒙稱善後宮敬憚於質肅貴璫欲避於淳夫乃冠伏蒲之清班以旌折

檻之直氣有若仲山甫之補袞方嘉賴之欲如神明逸之拂衣胡可得已王格齋賀鄭正言除司諫啓曰脩名蓋代厚德鎮浮孤忠上簡於龍光清貫亟躋於鷺序冠莪豸角陰見睨而已消手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屬時睿哲渴想忠規乃眷廷紳執任盡言之責肆揚詔綍延登已試之英文營即堂既論來豎言燈驚金龍具歎不拾遺不吹此對外何無也乃臣劾曰王來豎也增唐書曰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邕又曰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兄

弟反狀則天不應豈在階下大言曰璟所陳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也 孔帖曰王求禮武后時爲左拾遺后方營明堂瑀飾求禮言鐵鸞金龍丹腹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不報又曰盧藏用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館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已也又曰嚴挺之

姚崇引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燃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不止挺之上疏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曰又曰韓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益帝稱善與賜中上考又曰獨孤及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然頃者惟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事皆寢不報有

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
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帝不聽
帝唐書曰蕭昕為左拾遺昕常與布衣張鎬為友表薦
鎬曰如鎬者用之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明皇
擢鎬為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通典曰左拾遺張方
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列精神昂然進不懼死明皇
常曰張方回忠賢人也帝唐書曰王仲舒貞元十年登
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
舒上疏極論之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
華改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者當時榮之二又曰

蔣乂擢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
命之又曰竇羣德宗擢為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
蕃乃薦羣侍御史為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
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
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帝壯其言不遣又曰呂向擢
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獻詩規諷又曰元和中
以左拾遺杜從郁為秘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
司議郎為左補闕崔羣等上疏以宰相子不合為諫諍
之官於是降為左拾遺羣等又曰拾遺補闕資品不同
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

子論父於是改授之時又曰元和中延英宰相對訖左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坐久宣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固請宰相諭之不退上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歷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銜求試其辭甚繁逾刻而罷通典曰元稹為拾遺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天中記曰元稹為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為拾遺上疏曰中官有罪未聞處

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曰白居易傳曰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諫曰唐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為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又曰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多出宮人帝頗采納職官分紀曰徐仁紀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託病歸鄉里官分紀曰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薛廷老傳曰廷老寶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帝厲語詰之元

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無唐書曰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遺補官秩雖卑乃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臣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 山堂肆考曰唐李孝本二女配没右軍文宗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二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議臣切惜之上即出之謂曰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謩徵之五世孫也 又曰孟昭圖

為拾遺時僖宗在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昭圖上疏論之令孜遣人沈於墓頤津 言行錄曰余靖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書靖姓名除右正言靖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 涑水記聞曰余靖為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於笏各用一字為目上指其字一未問之盡而後已 又曰至道元年和蒙遷右正言獻歌詩稱旨上謂近臣曰宰相子有文彩能負荷堂構如蒙者不可得也 如長編曰天禧二年左正言劉曄請令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 言行錄曰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

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音又曰韓絳除右正言時大臣佐佑時政務循故事公不日奏言政事宜出聖斷上曰屢有人言朕少斷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山堂肆考曰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與黃經臣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即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拾遺 二人 唐本傳王仲舒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

增入閣 和 叩墀 唐本傳王仲舒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

曰是豈王仲舒耶唐劉栖楚為拾遺敬宗數 **立緊**

把麻 兩京雜記曰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北省之次

入仕之路歷是三公者時輩共以為榮也 六典曰唐

團句低聲以助 **救房瑄** 論令致 肆考唐肅宗為左拾

遺坐救房瑄出為華州 **論執強梗** **詞旨典美** 本傳

易對殿中論執強梗憲宗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

拾遺上疏陳事 **時譽博奧** **御題魯直** 唐本傳柳粲

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以其博 **作賦知名** **獻歌稱**

旨 事畧夏侯嘉常使巴陵作洞庭賦太宗 **伯雨** **鷲章**

魯直風聞 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

設官部 拾遺

體號驚章 聲振一時 號稱六絕 本傳唐柏耆志

下詳拾遺 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

立名謁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

承宗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

時日唐李邕義烈英邁正 方回忠賢 張鎬志略 詳

直辭辯文章書翰號六絕 祖禹引嫌 宗

拾遺一 肆考宋范祖禹哲宗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

大畧楊國忠薦之釋褐拜左拾遺 祖禹引嫌 宗

道自訟 公著當國引嫌辭職改著作郎 下詳拾遺

增諫妨農事 冊府元龜曰唐張九齡韓朝宗為左拾遺

宗以時屬收穫恐妨農事上疏切 以文章薦 勸刻意

諫帝大悅召見慰諭各賜衣一副 以文章薦 勸刻意

於學始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 韓退之詩寄盧仝少室山

之詔以左拾遺召辭疾不至 韓退之詩寄盧仝少室山

人索價高兩以 以對策遷 文章元和和中對策一絕人

諫官徵不起 以對策遷 文章元和和中對策一絕人

遺左拾 乞寶大位 冊府元龜曰後唐趙都為左拾遺同

以足兵以自安無以奇技悅情無以淫聲惑志非社稷

之功乞不加於厚賞非股肱之力乞不近於凝旒審內

帑之豐虛削無名之經費左右處卑者乞見之有節伶

倫濫吹者乞減於盈庭至於畋遊馳騁之娛蹴踘飛馳

之樂伏乞寶於大位 長指親王 肆考梁末帝聞李愚

戒以奔車疏奏不報 詔置諫官 事畧劉曄天禧初詔置諫

衡王友諒貴重 詔置諫官 事畧劉曄天禧初詔置諫

愚見之獨長捐 詔置諫官 事畧劉曄天禧初詔置諫

擢為右 增置諫員 治更用 孫甫字子翰仁宗方銳意圖

正言 增置諫員 治更用 孫甫字子翰仁宗方銳意圖

士增置諫員 治更用 孫甫字子翰仁宗方銳意圖

甫為右正言 治更用 孫甫字子翰仁宗方銳意圖

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閣門署 諫立劉妃 肆考

狀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 諫立劉妃 肆考

浩哲宗以浩數論事親擢為右正言元祐二年帝

立劉妃為皇后浩上書諫章惇疏其狂妄除名

拾遺四

設官部

拾遺

增詩唐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詩曰聯步趨丹陛分曹限
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
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杜甫春宿左省詩曰花
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
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白居
易同行簡初授拾遺早朝入閣詩曰待漏排闥闔停珂
擁建章爾隨黃閣老吾次紫微郎並入連稱籍齊趨對
折方鬪班花接萼綽立雁分行近職誠爲美微才豈合
當綸言難下筆諫紙易盈箱 崔峒除拾遺酬丘二十
二見寄詩曰江海久垂綸朝衣忽掛身丹墀初謁帝白

髮免羞人才媿文章士名當諫諍臣空餘薦賢力不敢
負交親 劉長卿送許拾遺還京詩曰萬里辭三殿金
陵到舊居文星出西掖卿月在南徐故里驚朝服高堂
捧詔書暫容乘駟馬誰許戀鱸魚 鄭谷賀韋拾遺詩
曰初升諫署是真僊浪透桃花恰五年垂白郎官居座
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僚班列趨丹陛兩掖清風上碧
天從此追飛何處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李中獻張拾
遺詩曰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金殿日聞
親鳳帟古屏時展看魚磯酒醒虛閣秋簾卷吟對疎篁
夕鳥歸獻替頻陳忠譽播鵬霄萬里展雄飛

增制唐杜牧行盧告左拾遺制曰朕觀不理之代無他道也取唯諾之士為耳目之官是以太宗皇帝之理天下也德為聖人三日不諫必責侍臣況予寡昧固多遺缺不官才彥安能知之告是吾賢鄉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稱取自史閣拔居諫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此乃漢文帝開諫諍之詔也忠告不倦爾當奉職自用則小子不恡過勉思有犯無事遜言薛廷珪行楊贊禹左拾遺鄭谷右拾遺制曰以贊禹挺生公族雅有令名檢身如履其春冰操心不媿於屋漏言行無玷文章

可觀連中殊科首冠羣彥以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亦承遺構自致亨衢求諸輩流兼慎行止朕方求理道允屬滯淹聞爾贊禹之規為可以厚風俗而敦教化聞爾谷之詩什往往在人口而伸王澤舉賢勸善允得厥中並命諫垣我為公選汝於職業勉自激揚故長安中增疏唐白居易拜左拾遺疏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其位則偷合而不言愛其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

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
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未足惜恩不
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
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限上挂大限
增書唐韓愈與李拾遺書曰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
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
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大小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
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
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
厭道之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

成而享之斯無時矣

增啓宋洪平齋賀鄭正言啓曰錫命龍墀升華騎省風
生白筆已振朝綱於更化之餘日抗皂囊更納君德於
無過之地扶持衆正引翼太平某官清廟朱絃紫壇蒼
璧昌黎之熏釀涵浸大放厥辭敬輿之懇切剴深不負
所學捷登要路力挽頽波惟辨君子小人之分以爲天
下後世之鑒然而抨彈於出言如綽之後孰若彌縫於
納君自牖之初爰取冠豸之威徑上批鱗之奏能使心
正而筆自正是謂言行而道亦行疏列屏風復見鄭公
之論諫功成袞職即看山甫之登庸王格齋賀董秘

丞除正言啓曰道山委竹帛已盡紬四庫之書閭闔呈
琅玕乃進立七臣之列帝虚心而垂聽人側耳以聳聞
渙號一傳師虞具穆某官高文作古奧學造微著玉杯
繁露之書淵源遠甚繙金匱石室之作譽處翕然肆疇
冊府之英無出儒宗之右鵬搏羊角雖莫量邁往之程
鳳鳴朝陽要先展格心之業諒悉摠於賢韞以入告於
辰猷坐令州縣之民如在祖宗之世君子有所恃小人
有所忌蔚為百辟之儀諫官可盡言宰相可盡行即兼
二者之美平齊賈滌五言啓曰馳命請獻長華觀首風
為符寶郎無却矣

原杜氏通典曰符寶郎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

之事瑞節信也典瑞屬春官掌節屬地官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

幼冲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求符璽符璽郎不肯授

光奪之郎按劍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增

秩二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

屬焉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顏師古曰後漢有符節

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

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省

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晉與宋齊蘭臺有主璽令
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

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餘與後魏同符節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

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為郎唐因之長慶三年改為符寶郎神龍初復為符璽

郎開元初復為符寶郎天寶五年六月敕玉璽既為寶宜為璽書十年正月改傳國璽為承天增續文獻通考曰宋無考遼符寶司屬門下

大寶省有符寶郎金設符寶郎四員掌御寶及金銀等牌屬殿前都點檢司元初立符寶局後改典瑞監大德十一

年改監為院掌寶璽金銀符牌置院使四員同知僉院同僉院判各二員經歷都事各二員照磨兼管勾承發

架閣庫一員所屬小吏有差元董文忠事世祖潛邸及即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為

郎居益近密常呼董八而不名文忠不為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高睿智耀子也智耀北使攜之以行及卒帝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六授符寶郎出入禁闈恭謹詳雅後拜南臺御史中丞務持

大體有儒者之風焉明尚寶司即符璽郎也後置尚寶司本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恩蔭寄祿無常員監生六人

所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少卿丞為之貳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

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敕命之寶以識敕命曰廣運之寶以識皇選勅籍曰御前之寶

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用寶捧寶從寶洗寶與印綬設官部

監俱龍湖文集曰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視學籍田勳衛扈從當直則給金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銅魚京官朝參者則給牙牌牌有團花長花長素之別

西垣筆記曰明置各寶皆內尚寶監女官掌之遇用

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

司領取禁玉光劍氣集曰每年三月廿九九月廿九為

用寶之期先期請出洗滌尚寶太監用大黃絨絛兩手

恭捧挂於項尚寶卿以金盆盛水濯之次日乃用閩史

曰許穀嘉靖中為南尚寶司卿以人言罷歸穀負時名

盛年巖居三十年不通一字於政府搢紳至南都造門

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不能變也日以

賦味自娛所得賣文錢投竹筒中客至採取之沽酒酣

暢窮日一員放學小吏育美

月不倦

增歲符節令歲曰在尊曰璽在卑曰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如姬竊印晉鄙受殃符臣司節敢告不剛

弘文館

原杜氏通典曰唐武德初置脩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

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改為脩文尋又為昭文開元七

年又詔為弘文焉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

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

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因為故事每令給

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士三十人**增**文獻通

考曰宋改為昭文館以弘祖諱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

士直學士不常置直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
圖籍脩寫校讐之事判館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
續文獻通考曰遼不設金改為院同知院校理掌校譯
經史元文宗天曆二年置藝文監所掌與弘文館同領
於翰林院官秩詳本監中以前中多圖籍未詳五委學

附 典儀 城門郎 又如魚前文舉又為弘文開元士

原杜氏通典曰典儀二人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士
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齊職儀曰東宮殿中
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
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

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唐初隸
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
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庭版位之次 **增**續文

獻通考曰宋無考遼北面敵烈麻都司掌禮儀金無元
世祖至元八年敕元正聖節朝會凡百官表章外國進
獻使臣陛見朝辭禮儀皆隸典儀司明典儀俱屬鴻臚

寺 **城門郎**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
一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
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 緹徒切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典儀

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戶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蓋並在其任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隸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又隸門下省唐因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遼無考金京城門有收支器物使貞祐元年置每城一面設一員五

年南京隨門添設舊有小都監後省十四員戶部辟舉凡十有四門各門有尉有副尉元大都城門尉二員副尉二員掌門禁啓閉管鑰之事二十四年復以六衛親軍參掌凡十有一門每門設官如上隸大都留守明不設前職京城各門置守門千戶所開監丞等官

崇禎樞密院總裁一八

增文獻通考曰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後僖昭時楊復恭等欲奪宰相權乃於

洪鑑卷之八十一
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革唐世宦官之
弊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命敬翔為使始更用
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
也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相郭
崇韜兼使又置院使一人權侂宰相矣晉天福中以桑
維翰知樞密院事四年廢樞密院開運元年復置以宰
臣桑維翰兼使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
事宋朝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院在
中書之北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為一院但行東院
印建隆元年以魏仁浦吳興祚為樞密使趙普為副使

周末闕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為樞
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直學士六人備顧問應對然未
常盡除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溫仲
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達同
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舊制樞密院有使則置副
使有知院則置同知如置知院則當為副使者皆改同
知若置使則同知復改為副使熙寧元年文彥博呂公
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
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於是知院與使副並置矣元豐
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不從然以密院聯

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
職事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兵機軍政為職而
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中興初有知院同知院
簽樞同簽樞不置樞密使副使紹興七年秦檜首復除
樞使王敏節副之既而張劉二將並除樞密使岳飛副
之合典矣近歲樞使其副止稱同知蓋相承之誤置續
通考曰遼北面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見兵部
凡契丹兵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
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南樞密院掌文銓
部族丁賦之政見吏部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

大內帳殿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
也官曰樞密使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
副使曰知樞密副使司曰同知樞密使事曰簽書樞密
院事曰都承旨曰副承旨曰林牙曰知院貼黃曰給事
知聖旨頭子事曰掌院頭子曰樞密院敞史曰樞密院
郎君曰樞密院通事曰樞密院掾史其分屬有樞密院
中丞司行軍時有行樞密院南面太祖初置漢兒司太
宗入汴因晉置樞密院掌漢人兵馬之政官曰樞密使
曰知樞密使事曰知樞密院事曰樞密副使曰同知樞
密院事曰知樞密院副使事曰樞密直學士曰樞密都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樞密院總載

三

承旨曰樞密副承旨曰吏禮房承旨曰兵刑房承旨曰
 戶房主事曰廳房主事即工部房也金樞密院天輔七年始
 置于廣寧府初猶如遼南院之制後則否泰和六年常
 改為元帥府樞密使一員樞密副使一員簽書樞密院
 事一員同簽書樞密院事一員後增一員經歷一員都事一
 員元帥府元知樞密院秩從一品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凡
 宮禁宿衛邊庭軍翼征討戍守簡閱差遣舉功轉官節
 制調度無不由之世祖中統四年置樞密副使二員簽
 書樞密事一員至元七年置同知樞密院事一員院判
 一員二十八年始置知院一員增院判兩員又以中書

平章商量院事成宗大德十年革去議事平章仁宗延
 祐四年以分鎮北邊增知院一員五年增同知一員後
 定置知院六員從一品同知四員正二品副樞密二員
 從二品僉院二員正三品同僉二員正四品院判二員
 正五品參議二員正五品至正間復置議事平品二人
 添設僉院一人院判一人經歷二員從五品都事四員
 正七品承發兼照磨二員正八品架閣庫管勾一員正
 九品明不設

樞密院總裁二

增

宥府

機庭

王禹偁制宥密之府總樞機于萬微
 翰苑新書曰疏恩宸陛冠位機庭

設官部

附錄員名卷八十一

樞密院總裁

三

洪樞 温省 元祐中趙瞻拜同知樞密院事敕曰宜煩

疇妻制朕用禁林之老典温省之 貼黃 錄白 前一見

務甫參籌于帷幄承班秩于室家 號二府 分十

通考曰宋史樞密院面得旨者為錄 房制行凡分一通考曰宋史職官志樞密院舊分四房官

京房曰教閱房其後又廣西房曰兵籍房曰民兵房曰吏員

專命官 獨取旨 宋史元豐五年將改官制議者欲廢

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 三省始留

進呈三省樞密院先對樞密退待于殿廬三省始留

中故事畢然後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

奏事畢然後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

立殿上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

使副班于庭中故朝中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

密使唐時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使為伍沿革因循不

能釐 印行東院 議開南廳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 以

邊事則三省聚 出納密命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 以

議謂之開南廳 出納密命 翊贊本兵 出納密命 以

佐邦治 又熙寧三年詔曰國家 同宰相麻 擬中

以西樞內輔翊贊本兵任為重矣 同宰相麻 擬中

書帖 于閣門出案與將相同 家塾記郭崇韜安重誨

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下者謂之宣如

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

及頭 職為甚難 意實倣古 上下所倚任者名樞密院

官其目有三一曰承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

部曲名數與夫屯駐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

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為甚

難下元史許衡上疏曰兵之于國在後世為尤重故樞

密之設特與中書對持宰相平章軍國兵軍可知也而

設官部 有蓋負心卷八十七 樞密使

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知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倣古

樞密使一

增文獻通考曰五代置樞密使國初因之詳見樞密院門宋朝

建隆二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

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榮

為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官皆文武參用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

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開寶元年以曹彬為樞密使

領忠武軍節度使帶節度自此始也至道三年以鎮國軍節度曹彬兼侍

中充樞密使彬自太平興國六年以樞密副使石熙載

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也大

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為樞使兼使相自此始也皇祐

五年制以樞密使高若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

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為例元豐官制行

罷使副紹興七年詔樞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故

事置樞密使副使閏月詔宰臣兼使同月詔樞使立班

序立依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立班恩

數並依宰臣遼金元制詳總載

樞密使二

設官部

詳蓋頁約卷八十一

樞密使

三

增五代史曰郭崇韜拜樞密使是時莊宗軍朝城聞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依前樞密使宋史曰魏仁浦字道濟世宗即位授樞密副使從征高平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殊死戰遂克

之師還拜樞密使故事惟宰相厚賜器幣鞍馬世宗特以賜仁浦西又曰曹彬拜樞密使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于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贖又曰王顯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因取是書賜之東都事略曰杜衍慶曆三年為樞密使范仲淹出行門下時為參知政事數爭事上前衍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宋史曰王德用字元輔至和元年為樞密使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

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言行
錄曰龐穎公籍為樞密使以近世繕兵之弊多而國用
困竭於是大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
之半者二萬人邊儲由是稍蘇焉宋史曰文彥博入
為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
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臣忝知禮義不敢紊朝著固辭乃止又
曰呂公弼進樞密使議者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
曰自白草西垣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
緩急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

處浚而諉邊吏可乎乃止意又曰韓世忠在楚州十餘
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拜樞密
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
於國諸樓攻媿集曰王文定公淮拜樞密使憂邊思職
動中機會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毫釐不差
宋史曰周必大拜樞密使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召一二
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創諸軍點試法其在外解
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
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又曰或傳大石林牙
將加兵于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憂國必大

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以上樞密使
言行錄曰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乏
軍興太宗怒使付三司亟取之翰及某人首丞相呂端
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既入久
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
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
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
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先令責狀長編曰韓

琦為樞密副使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屬中書琦
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對
宋史曰孫沔字元規為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為皇
后命沔讀冊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
使讀冊則不可尚言行錄曰歐陽公脩為樞密副使考
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
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宋史曰神宗立韓絳拜樞
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
又曰呂公弼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
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

設官部

詳見前卷八十一

樞密使

三

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
以而進退之言行錄曰呂正獻公公著拜樞密副使
初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
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懼忤咨
歎元史曰張珪弘範之子也命為樞密副使太傅月
兒魯那演言珪尚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
帝曰是家為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以上樞

宋史知樞密院一賦

增文獻通考曰晉天福初桑維翰以翰林學士尚書禮
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始此宋初不置淳化二

年樞使王顯出鎮始以張遜知樞密院事知樞密院同
知院並正二品知院掌佐天子執兵政而同知院為之
副凡邊防軍務常與三省分院稟奏事于體要則宰相
執政官合奏神宗正史職官志元豐官制行廢樞密使政和末
鄧莘公官至少保猶止為知院焉中興初宰相兼樞密
只兼知院五代有參知樞密院事詳見樞密院宋朝國初
闕淳化二年王顯出鎮張遜知樞密院事始以温仲舒
寇準同知院同知之名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廢使副
存同知紹興中高宗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
事置樞密使而知院同知院亦仍舊由是並除 遼金

元制詳總載而賦刻同賦刻亦以書由長並斜 登金
 齊同知樞密院二宗以本兵之故事對宜重於朕宗姑
 增東都事略曰李諮為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世務
 處劇若閒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為稱職軍傳信錄曰李
 綱除知樞密院奏云祖宗之法樞密院掌兵籍虎符三
 衙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寸所以維持軍政萬
 世不易之法也 宋史曰喬行簡進知樞密院事時議
 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閔行簡以間戮為首者二
 十餘人眾乃帖息 以上知樞密院 又曰向敏中拜右諫議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時西北用兵敏中明辯有才略遇事

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 鮑朱子集
 曰劉忠肅公珙乾道三年擢同知樞密院公以本兵柄
 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職官下
 至裨佐日召三數人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
 待選用 宋史曰葉顥字子昂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
 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顥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
 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
 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是日
 詔沙田蘆場並罷 元史曰伯顏以宋主至上都復拜
 同知樞密院賜銀鼠青鼠只孫二十襲 又曰康里脫

設官部

引監貢函卷八十七

知樞密院

三

脫同知樞密院察八兒率諸王同附詔特設宴于大庭
脫脫即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
辭旨明暢聽者傾服以上同知其數上曰始也

增文獻通考曰宋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以樞密直學

士簽書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也八年張齊賢王沔並
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端拱元年以內客省使
楊守一為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
訓為檢校太傅馬知節為檢校太保並簽樞密院事天
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

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藩鎮自此始也元豐官制行
使副簽書悉罷元祐初復置簽書樞密院事初除皆帶
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
殿學士簽書延康今為端明自是遂為故事樞密院
舊無同簽書院事者治平中始以郭達為之簽書大抵
以處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密若
武臣權豫國政只除同簽書對遼金元制詳總載察理
軍首簽書樞密院

增宋史曰王灌除簽書樞密院事上常諭曰樞密臨事
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言行錄曰權邦彥

字朝美紹興間公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
機者三又建中興十議宋史曰胡松年簽書樞密院
事首奏八事立規模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
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
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又曰洪
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參政錢端禮虞
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密文
曰陸秀夫進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
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時播越海濱
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元史曰中統十五年董文

炳請解機務盡力北邊帝曰是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
卿簽書樞密院事以上簽書樞密院春明退朝錄曰太平興

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
密院事宋史曰韓肖胄琦之曾孫也拜端明殿學士
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入奏曰臣等行或半年不
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
至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以上同簽書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設官部

簽書樞密院

淵鑑類函卷八十七

至金金人映其家世甚重之書
 或命必對有指宜與並共不可因曰等去然而幾之也
 同發書對密制事衣嚴問對人秦曰曰等去而半平不
 密制事三宋史曰韓省實蘇之曾將出拜蘇肥強學士
 國八平聚后空齊寶王公政並以船類大夫同發書蘇
 嗽發書對密制事國密制春陽聖障翰曰太平興
 兩詰翰對蘇盡代北曼帝曰長不民不也蘇密事重以

淵鑑類函卷八十八

設官部二十八

御史臺總裁一

原杜氏通典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

令非今任也王有命則贊為之辭寫其理戰國時亦有

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

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

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

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御史大夫寺在大司馬

不曠色題曰亦謂之憲臺成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八十八

御史臺總裁

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

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

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漢以來謂之御

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顏師古曰官曹通名為寺後漢趙

邕卿又應劭漢官儀曰廷尉案責上御史臺後漢蔡邕以侍御史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臺

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

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

會名簿自尚書令簿以下悉送南臺後魏臨洮王舉哀

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簿中尉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

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詔許

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

於複道中尉下避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

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

魏書崔琰傳曰既為中丞亦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

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

朝會失時則御史彈之若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

舊格以聞尋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

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闕主陰殺

也按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

北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

改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

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

以兵部尚書李圓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

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舊例御

設官部

御史臺總載

御史臺總載

受訴訟有通詞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御史竟往門外收採如可彈者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元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事其鞫案禁繫則委之日劾狀題告人姓名或訴訟之事

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滋其姦故又案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

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有風聞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然後彈之將有

彈奏則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按宋書云二臺劾奏符光祿加禁止不得入殿省是其先武后時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凡置左右

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受俸於本官諸略與御史同尋罷之左以察朝廷右以

澄郡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其遷登南省者右

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貴故也二臺迭相糾正而左加敬

憚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日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自載初以後奉敕乃巡不每年出

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為彈

糾百僚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隸左臺

月餘右臺復請分館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竇懷貞乃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隸焉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別置右臺右臺地即今太僕寺是也本隋長秋監地武后改為司宮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右臺既廢以其地為御史臺使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大夫

設官部

御史臺總載

三

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太宗始

有裏行之名高宗時方置內供奉及裏行官皆非正官也開元初又置御史裏使及侍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監

察裏使等官並無定員議與裏行同穆思恭元光謙呂太一翟章並為裏使尋省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請置推官二人常與本推其臺憲故事官資輕重則杜易簡御史同推覆奉敕依

韓琬注記詳焉杜易簡撰御史臺記十二卷增文獻通考曰宋仍唐制設御史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

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

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

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舊制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

職用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以張吳為監察御史正

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中始置

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

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

察於是以前御史專領六察元豐三年御史臺言請以吏

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事隸戶部刑部大理二班院隸隸刑部兵部武學隸兵部禮部太常寺隸禮部少府

將作等隸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銜者

亦除去自國初至元豐中檢校官多帶憲銜以中丞為

設官部

尚書總載

御史臺總載

曰

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

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

巡使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違監察御史兼監

察使至是使名悉罷容齋洪氏隨筆曰嘉祐六年司馬

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畧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

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

司馬舍人甚熟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

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

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

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祐中諫官劉器

兩省官相往來鮮于駿乞罷此禁元以下皆以無章疏

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

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解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

光所駁今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

又曰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

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

聖化而專任小數與羣有司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

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

侵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為

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

分限未便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

事紀綱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

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

與前又有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臺事各一人以朝官

以上充掌拜表行香糾舉違失石林葉氏曰兩京留臺

臺舊為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

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

設官部

御史臺總載

五

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即為移文詰
 之堯佐惶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温公熙寧元豐間
 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
 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
 重臣不復為率用常調庶官比宮觀給使請俸差優爾
 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御史臺太宗會同元年置
 其官曰御史大夫曰御史中丞曰侍御史金御史臺置
 御史大夫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內
 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御史中丞
 一員侍御史二員掌奏事判臺事治書侍御史二員每
 遇朝對立於龍墀之下專劾朝者儀矩監察御史十二
 員掌糾察內外非違刷磨諸司宗帳并監祭禮及出使

之事典事二員登聞鼓院隸焉元初制御御史臺掌糾察
 百官善惡政治得失皇慶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經歷
 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趙天麟

策請更定憲臺品秩策畧曰方今御史臺官內有監察
 院以隸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做肅百僚風憲萬
 姓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
 而何哉是以上霜簡鷺車柏林石室昭其清也授以立
 象以榮惑昭其嚴也鷹擊之諭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干
 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為三司昭其
 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觸佞指邪彰善瘴惡使雄奸巨
 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顛則狐狸眇害蠹微
 毒將不治而自息矣今國家令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
 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國家令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
 載不盡應合糾察者並行糾察之其制可謂恢而不漏
 矣然阿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之屬閉口吞聲見不
 側耳而憎也而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不
 見宴居而坐聞若不聞此由省府之職秩懸隔而不敢
 設官部

抗衡故也伏望陛下厲憲臺之風采崇其品秩委任而禮貌之使專糾行臺內臺之不如法者則邪佞難蔽而中外永清矣至元十九年十一月敕御史臺得選用御史中丞崔彧言國政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今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白又選用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擇選御史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從之至正三年三月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明太祖吳元年設御史臺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

侍御史及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

洪武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十三年罷御

史臺十五年改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為監察御史又

分設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

西湖廣山山西十二道監察御史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十七年

陞正二品定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僉

都御史左右各一人經歷一人都事一人十二道各設

監察御史以詹徽為左都御史建文元年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

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二年改為御史府設御史

大夫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為

設官部

洪金卷之八十八

御史臺總載

拾遺補闕靖難後復故其北平貴州交趾雲南改置如
刑部監生二百五十人吏三百三十二人左右都御史
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爲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
威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
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拔
則劾以憲綱督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巡復命覈其
稱職不稱職聞上凡考察內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
憲亦如之凡讞罪囚鞠大獄會於外朝若京畿道凡有
冤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會刑部大理寺凡畿省死刑
讞平奏上凡敕差者各奉敕行事大抵內地專職拊循

邊鎮軍務爲重其有事暫設者事畢而罷即遣尚書侍
郎必兼都御史經歷都事典出入文移敘差御史司務
典參謁受事照磨檢校典磨勘卷宗十三道監察御史
有分道無專官一人常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內外官考
察之事十三道各奉其職監察內外百司糾劾官邪凡
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及巡視京營提學巡倉巡庫巡視
光祿巡青恤軍監課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巡河巡
關巡茶印馬屯田捕盜盤糧勘事征行則監軍紀功各
以其事審功而糾過凡差三等點差上二人奏差上一
人劄差不請上諸差巡按爲要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理

凡政令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凡出巡得舉劾諸司官
 凡罪因巡按審錄有故出入理辯之凡獄敕下臺推按
 奏上常獄擬罪移評大理寺不當再訊三訊至於五六
 訊必允乃已凡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按明初制一循
 元舊當是時左
 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而出而中丞劉基章溢
 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
 惟庸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侍御史而已十四
 年始改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
 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三品於是定設左右
 都御史六年仍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
 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辯冤抑而御史分爲十三道御
 史巡按以至於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
 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何孟春曰高皇帝稽
 古定制改前代御史大夫中丞為都御史臺為察院是
 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革去
 侍御史殿中侍御諸名銜而糾劾巡按照刷問擬之任

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為憲臣之號也御史從前
 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職者欲無
 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則凡事無不當察官吏之賢否察
 之得為之激揚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為之與除風俗之
 美惡察之得為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為之消弭清
 變故之隱伏獄訟之冤抑察之得為之消弭清察事
 之中又皆史稱莫不用網罟懼五之士以舉其職
 得言事焉

御史臺總載二為士貴示獄之什葉出陸曰秦

增晉書曰傅元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
 不寐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唐會要白大中
 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
 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又曰大中三年中
 丞魏謩兼判戶部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

設官部

御史臺總載

御史臺總載

九

貨雜處乞罷綜戶部事從之史元微之行高允恭制曰御史府不以一職名官蓋總察羣司典司衆政耳唐國史補曰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侍御監奏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次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衣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為七貴元微之行裴注制曰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持紀綱季代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唐百官制曰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韓臯傳曰臯常有所陳必於紫宸

殿對百僚而請未嘗詣延英便殿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剛直枉惟在外廷公共言之柰何請詣便殿避人私語宋會要曰皇祐三年仁宗宣諭宰臣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純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習自是詔舉御史必載帝語降敕言行錄曰傅堯俞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又曰王素字仲儀既陞臺憲風力愈勁常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素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因歎曰真御史也議者目為獨擊鶻又曰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

凡臺諫官入言輒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
 為之沮報每白御史言某事又訖了也漢又曰英宗新
 即位任事者益專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
 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續文獻通
 考曰元立憲臺時阿合馬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
 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
 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事無大於此
 者阿合馬語塞乃止又曰至元十六年詔議省臺事
 宜董文用曰御史臺譬如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
 虎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

復望矣先是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於省毋得擅召倉庫吏故有是議元史列傳

曰秦起宗仁宗朝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人
 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辯久之敕令起
 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
 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辜帝曰為御史當如是矣憲
 明通紀曰洪武十三年命李善長理御史臺事法行人
 守廷中一時稱平宣名臣記曰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
 生為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
 又曰姑蘇陳祚宣德時起為御史疏請帝讀大學衍
 義帝怒曰蠻啗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

并逮其妻子族人下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
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
剛大之氣陪而復奮幾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續文獻通考曰明宣德中都御史邵玘常奉命考察御
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人服其公明與顧佐齊聲價
都御史陳瑛劉觀誅後人效尤成風賊穢狼籍至玘憲
臺為之一清 吾學編曰林鶚太平人景泰進士初為
御史時言官得志輒妄言捃撫中傷人益交結橫甚鶚
獨持大體略細故 又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進
士為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論大學士李賢奪情非禮

綱常偉議倫不宜謫劾學士倪謙錢溥干進又劾尚書
馬昂諸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望風引去 又曰王
獻芝嘉靖中為御史王寅曰獻芝乘驄京國風采凜然
折節憐才心如不及

南來御史臺總載三置在赤縣 雷煥 雷煥

增八印 五院 唐臺儀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

新書曰自唐初來歷五院者惟二人李朝隱張

延賞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也

鷺車 唐會要曰肅宗乾道二年制御史臺欲彈事不
須進狀仍服豸冠 唐臺儀曰舊制御史以鷺

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 鐵肝 霜氣 東坡贈錢顛詩
魚象御史察隱微之罪 鐵肝 霜氣 曰烏府先生鐵

作肝霜風卷地不知寒 又詩柏 掌刑法 正班序
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 御史臺總載

設官部

附錄頁尾卷八十八

御史臺總載

三

唐百官志曰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三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又曰御史臺御史大夫一人掌以刑典

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號七貴謂三司上詳總

六典曰高宗武后之際當時大獄以白簡威青冥

尚書御史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白簡威

節東坡詩曰白簡威猶凜青霜威掃地風憲收聲

內榮獨坐外總百僚孫樵記出綸西掖秉憲

南床擢從烏府置在赤墀露劾滋多霜威增

重風霜凌厲山岳動搖犀角豐盈豸冠峩峩

煇柏寺圖書之府蘭臺章奏之庭踰鮑宣之載入

類胡廣之三登總憲度於朝端風植風聲於天下

戴黑身以揚威鳴絳騶而執憲薛宣之明習文

法周處之震肅權豪並晏公宣正殿之衣冠肅重

抨彈之寄觀象門之步武益尊糾察之權鳳干仞

而覽德適逢可言之秋豸一角而觸邪特立正色之

地俱翰苑新書

御史臺總載四象以熒惑詳御史官

增朝長唐植傳曰臺制三院象以熒惑詳御史官

皆顯秩合璧事類曰御史府自中執糾慝繩違奏彈

制曰御史之職邦憲是司舉直錯枉不避親讐糾慝繩

違務從公正如聞僭過不即彈射將何以寄之鷹隼用

屏豺職司天憲五代會要曰御史臺出入天禁李

疏曰御史得南臺一御史南臺新書曰貞元中仕進

設官部

御史臺總載

御史臺總載

三

御史準繩之司白集行薛存誠制曰執憲準繩指佞

觸邪唐太和敕曰憲官朝廷綱紀魏謩傳曰御史臺

則朝廷理朝廷人君耳目史人君耳目授以立

秋杜牧之集曰制漢家授署御史多皆為要劇宋會

國九年詔曰御史府憲命擊彊山谷詩曰擊彊如

所係凡在官僚皆為要劇敢言稱職明名臣記曰楊瑄天

降威又曰御史霜降敢言稱職順初為御史印馬畿

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瑄名且大用高

寵擅權帝喜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趙

明能御史又曰高明貴溪人天順四年為御史同官趙

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長齋御

乞貸明過帝怒亦解顧喜明曰高明能御史

史吾學編曰御史寒約如故人稱為長齋御史自

增記宋曾肇重脩御史臺記曰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

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

而綱紀是張宮室勿營池籓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

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耳目

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

在文字刻之金石垂休無窮雖然臣常聞之責人非難

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

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

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

設官部 御史臺總載

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恭陳賈御史臺廳壁記曰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著於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間悉由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

元豐手詔於臺院蓋欲遵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月龍蛇飛動琬琰光輝聖意相傳家法不改實我宋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於此者宜有考焉恭又御史臺石柱題名記曰噫世移鳥紀俗變鶉居萬法懸而有爲五刑設而並用御史之職誰能廢焉所以防僭濫而窒奸邪也洎乎晉改天邑梁爲帝都霜臺凜然不易舊制我國家法有一定政無多門羣官競脩百吏端肅中執憲劉公時憚直氣朝推正人軌物用長作事圖遠自建隆之后或假秩外任或執法在廷悉刊堅珉永示來葉

增賦唐張良器烏臺賦曰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憲臺
降太液邇蓬萊風威四驚霜氣傍摧地疏曹而獨秀居
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凌晨而多出樹夕
陽而烏來嚴城岑寂靈臺巉產直狀臨而逾明偽迹投
而遽剗故座有彝法門無濫板理從擾而庭幽事雖繁
而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黔俗洪威桎械
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喟奉絲綸以遐察騰錦車而
遙屆則跋扈顏沮強梁志憊望驄馬而跼踖仰繡衣而
下拜是知上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眄而朝班已肅摧彈
而邦度增嚴庶究厥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從漢起

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雅標懿柏陳以剛直著
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紀虞詡之人方側
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珠明鷹隼視旣幹時而
助化亦圖國而遠恥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
理唐纘玉葉蓋臣惟哲法省羸劉臺兼員薛昂涼階宇
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邈羣司而位絕豈徒以聳動
僚案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增箴明宣宗都察院箴曰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
目委以綱紀糾違繩愆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
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敷達民隱舉

察官邪必究大體毋尅毋頗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
 賄遷毋以勢懼敦仁之存篤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柏之
 貞凡爾憲臣敬慎以勗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媿媿緘默
 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脩諸已庶
 懋爾績庶輔子理

增疏唐李嶠疏曰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
 自脩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
 謫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
 委之心脅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
 而效死矣

大夫御史大夫一

原杜氏通典曰御史大夫秦官

侍御史之率

漢因之位

次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

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

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

綬拜御史大夫二千石贊左右郎將印綬

成帝

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

帥帝從之遂復為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

二年復為大司空

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

其政奪

設官部

御史大夫

元壽

三

故無所復能於事也言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見史記

為御史大夫守數年不得匡衡後漢初廢御史大夫始

居之未滿歲而丞相死即代之後漢初廢御史大夫至建安

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建元元年光武東巡泰山以張純視御史大夫從封禪禮畢罷不領

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郗慮居焉華歆亦

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

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左右焉晉書曰魏以司空何曾

密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晉初省之此皆為三公非

今御史大夫也後代或置大夫即漢以來御史中丞是也

大夫之任唯劉聰僭號置御史初學記曰案御史秦官

大夫亞於三公頗似漢制也

大夫率領也應劭曰周官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注

曰御侍也進也戰國以為糾察之官兼典

史官秦趙會澠池各領御史漢因之成帝改曰大司空

監察御史置大夫以領之漢因之成帝改曰大司空

漢書曰何武建言依古置三公官改御史大夫為獻帝

大司空改丞相為大司徒與大司馬為三公也

時魏武為魏王復置大夫魏文黃初初復省置之歷晉

宋之後咸因之並以中丞為臺主已上並見漢至隋氏

復置大夫五代史百官志曰隋室唐朝因之龍朔二年

改大夫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增文獻通考曰唐制

大夫一人正三品其屬有三院見御史大事奏裁小事

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

而已韋思謙為御史大夫性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

王公未常屈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

承嘉常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諂大夫禮乎

御史大夫

設官部

御史大夫

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
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許則彈大夫者不知白誰也

宋不除大夫以中丞為臺長自宋初置元豐中檢校官
多帶憲銜有檢校御史大

夫者官制行並除去元豐更官制神宗欲以司馬光為之宰相蔡

確王珪以為不可遂止卒不除人續文獻通考曰遼

金御史臺並有大夫詳總載金海陵天德三年謂御
史大夫趙賢德曰汝等多徇私情

未聞彈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元御史臺皇慶後定置

御史大夫二員元年正月救振舉臺綱帝諭御史大夫
塔思不花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

避朕相明初設左右御史大夫愈為之洪武十三年

罷詳總載御史大夫二各於御史莫因之洪武十三年

增漢書曰倪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規

諫官屬易之王冊府元龜曰漢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

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經

行脩宜於本朝任職為博士論石渠又曰張忠為御史大夫署

穎川孫寶為主簿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

郎諫大夫又曰孔光為御史大夫舉東平王太傅師

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又曰貢禹

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又曰隋張衡為御史大夫煬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

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

設官部

刑監頁

御史大夫

七

疲弊伏願留神稍加節損帝意甚不平後常目衡謂侍
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又曰唐杜
淹為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當塗用事法令
明肅為人所稱五孔帖曰劉仁軌常為御史表異式所
劾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
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為司元
大夫又曰韓思復遷御史大夫性恬淡不喜為繩察
又曰蘇珣進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
糜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唐書曰肅宗幸靈武李
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師

元宗還京峴兄垣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
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士庶皆賦美
之又曰崔縱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李懷光剛
愎反覆宜陰備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
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
御史大夫冊府元龜曰顏真卿肅宗在靈武時為御
史大夫洎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選先行陳告
宗廟之禮有司撰祝文稱嗣皇帝真卿為禮儀使謂崔
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為名儒
達識又曰韋陟至德中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杜甫

上表論房瑄尚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帝令崔光遠與陟及顏真卿同訊之陟入言甫所陳謹言論房瑄被黜不失諫臣大體帝由此益疏之孔帖曰崔渙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盤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元載奸邪帝默然又曰李栖筠元載當國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拜栖筠為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授朝廷莫知也又曰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顛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又曰李絳遷御史大夫穆宗數遊畋絳率其屬

叩延英切諫不納又曰薛平加御史大夫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儉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又曰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即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等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會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之名置器中默禱憲宗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與世謂除大夫百日不得為相而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不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旬致仕五代後唐史曰天成元年六月以李琪為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元史列傳曰相威至元十四年召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奏曰陛下以臣為耳

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爲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又曰星吉至治中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敕厲而遣之湖東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擊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又曰太平字允中姓賀氏名唯一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詔特賜姓蒙古而改其名又曰亦憐真班性剛正

動有禮法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吾學編曰軒輓天順初召爲左都御史嚴毅遇人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來輓避去不樂與輓處又曰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弘治元年入臺爲左都御史是春帝籍田雜劇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

御史大夫三

原憲臺 謝靈運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

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 **火精** 霜簡 陰謀秘

臺主中丞是也 下詳侍御史 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法曰熒惑火之精 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崔篆御史箴曰簡上霜凝筆端風起漢書孫寶謂侯文

曰今鷹隼始擊 副相當次卿 並詳 青綬 蒼佩 漢

以成嚴霜之威 賜金 弄印 又曰薛廣德為

曰御史大夫位次上卿 賜金 弄印 又曰薛廣德為

銀印青綬佩水蒼玉 亞相 憲臺 柏臺 烏府 帖

車賜黃金六十斤安 亞相 憲臺 柏臺 烏府 帖

增南臺 北門 呼御塵錄曰唐高宗改三省為三臺故

后朝有左右肅政之號 當時亦謂左臺右臺 宋李建

中為分司 西京留司 御史世以西臺目之 下詳總載

一 盛門 高位 京兆及兼御史中丞並節制 劍南又

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為盛門 又曰唐韋挺拜御

史大夫太宗謂曰卿此拜獨朕意左右大臣無為卿地

者挺謝曰臣駑劣不足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上不許 明

超處藩邸故僚之上 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上不許 明

法律 吏理冤滯 大夫詳前注 肆考曰唐薛謙光拜御史

邸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 振綱紀

臺理冤滯何所迴避 朝彈暮黜亦可矣 振綱紀

折豪強 可都御學編曰高明天順四年帝謂寇深曰高明

貪殘吏 本又曰吳廷舉字獻臣嘉靖初晉右都御史

原侍御之率 刀筆之吏 作上詳通典 詔羣臣二千石有

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 御史 無以易堯 莫敢難錯

大夫曰刀筆之吏 臣執之 御史 無以易堯 莫敢難錯

漢書曰齊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吏趙堯

年雖少奇士也君其必異之是代君位昌笑曰刀筆之

吏安能至是及昌相趙高祖以御史大夫印弄之誰可

設官部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

三

劾不法而索案求疵是冠駕鷺之序奮鷹隼之威

太苛且侵官淹默然

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安國曰千里而戰即

兵不獲利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不如和

親羣臣多附安國議上許之

御史大夫四

原張蒼明習計籍漢書張蒼傳曰蒼秦時為柱下史明

周昌直言漢書曰周昌為御史大夫昌為人強力敢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

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然猶憚昌

增博士退服士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

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寬為大夫褚大笑及

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已張湯奏事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

張歐長者處官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

按人刺以誠長者處官屬以為長者亦不延年治

甚有名漢書杜延年字幼公御史大夫周之子也明法

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不法

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不法又曰丞相司直繁延

之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

杜陵護視家事小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

附益凡十少翁數言得失貢禹字少翁位次丞相

萬二千漢書朱博傳曰博為大司空奏言長卿直言諫爭

上詳莫敢難錯

漢書曰韓

注詳莫敢難錯

韓

注詳莫敢難錯

韓

注詳莫敢難錯

韓

注詳莫敢難錯

韓

注詳莫敢難錯

韓

注詳莫敢難錯

韓

注詳莫敢難錯

韓

注詳莫敢難錯

韓

注詳莫敢難錯

韓

注詳莫敢難錯

韓

注詳莫敢難錯

大夫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

霜臺 烏臺 職司邦憲 糾轄朝綱 恪居司憲 慎守國章 帖白 增弗以私害公 山堂肆考曰唐敬

然持重弗 劾奏易之 又曰唐魏元忠為御史大夫嘗以私害公 嘗冀驗疾 疾諸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

元忠 嘗冀驗疾 疾諸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 元忠 嘗冀驗疾 疾諸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

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 不引大體 御史大夫缺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引大體

惟先細務由 劾降崔漪 又曰唐顏真卿為御史大夫 是名少衰 崔漪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

平日侍郎崔漪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 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

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蹙卿姑容之百官肅然

經術可尚 又曰初唐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 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然議論不足聽李

旬日宣制出除 不急細事 又曰唐崔縱為御史大夫 覃御史大夫 不急細事 獄訟成

付僚屬 備員執法 洪武進士建文初改御史大夫李 而已 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

請誅之奸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 除奸請先伏 務持風紀 名臣記曰戴珊字廷珍浮梁

御史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帝親鞫大 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

御史大夫五 原制唐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制曰避車要秩

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

設官部 御史大夫

廊廟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
立居暗室以無欺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露沙作相
掩虞日之五臣森乎抱松柏之心凜乎貫冰霜之氣佇
因獻替兼肅權豪宜分務於鸞扃俾效能於烏署 又
授蘇珣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珮崇班
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次卿之通任前岐州蘇珣
詞吞楚澤量湛黃陂既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
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超露冕朱帷霧撤初停
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增**蘇頲授尹思
貞御史大夫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非邦直孰司

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
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衽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
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
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
志 又授宋璟御史大夫制曰三台副職百僚之師紀
綱是任蒞事惟能國子祭酒宋璟含純粹之德秉清剛
之氣吉人之寡敷言有訓君子之慎擇行無違正色而
自具陽秋立誠而不僭風雨必能靜專動直獻忠納規
常聞沃心之任靡憚犯顏之情使其坐以鎮俗毅然當
朝則不能者退不仁者遠王臣蹇蹇懦夫有立俾光天

憲式副人瞻

增記唐李華御史大夫辟記曰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

不恒從所宜也

太子以不無故不稱尚書

御史中丞中丞晉亦因萬心中丞為臺主與伍

原杜氏通典曰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

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

漢高帝詔徵賢良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

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晉灼曰所謂中執法乃中丞也

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

祕書

漢中丞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識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外督部刺史內領

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

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

臺率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

自此以後並如今御史大夫也

周官小宰

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理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

其任也周禮少宰注曰初御史大夫更官太司空置長

史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時以中丞督同隸同隸督丞

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不至墨綬

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遷侍御哀帝元壽二年御史

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兩梁冠銅

印青綬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

為三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並官屬少府以下謂

等書魏初改中丞為宮正舉鮑勛為之百僚嚴憚陳羣及

王舉勛為之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

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

亦糾之劉敞字長叔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

中丞皇太子以下悉聽糾劾之中丞專糾行馬內司隸專糾行馬外雖

制如是然亦更奏眾官實無其限宋中丞一人每月二

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漢志執金吾每月一日繞行宮

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職官錄

綬兼曰青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相下

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內外眾官皆受停駐孝文帝元嘉

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

舊制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詔信喚眾官應詔者得

行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皇太子不宜與眾同例中丞

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

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並各

設官部

日蓋頁卷八十八

御史中丞

元

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從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否其六門內既非郡縣部界即不合依門外也齊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齊沈冲與兄淵淡三人並歷中丞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音溝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皇至階一人執儀囊不惶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江梁

淹字文通為中丞齊明帝曰今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朓等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梁益二州刺史賊賄付廷尉理罪臨海永嘉二太守及諸郡二千石大縣長官等多被劾理內外肅然明帝曰君可謂近世獨出又何敬容為宰相妾弟盜米執送領軍敬容以書解之領軍將軍河東王譽封其書以奏武帝怒付南司推劾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舊例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向元日大會張綰為中丞兄績為僕射及百官就列兄弟並道騶分趨為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陳因梁制陳徐陵為中丞奏彈司空正坐陵進讀奏時安成王在殿上侍立陵命殿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中侍御史引下遂劾免之

膏梁名士猶不樂王球甚矜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謂曰汝為此官不復成膏梁矣齊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為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後魏為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亦可試為耳

設官部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三

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

下馬弛車止路傍有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

與分道元至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

御史中尉辟乘華羽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

令與臣抗衡至曰臣神州赤縣主普天之下誰非

編民豈有俯同眾官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

魏徙鄴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琅邪王儼兼為御

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興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

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

職武成觀之遣中使馳馬趨伏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

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北齊高恭之字道

破其車主泣訴於帝帝不責謂道穆曰家姊行路相犯

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以赤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

為愧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辯國之五

禁亦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唐因隋亦曰大

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武后改置左右

肅政臺御史大夫各一人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

糾內外總判臺事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

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

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言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

差柰何姑息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

敕申明隔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

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畧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

設官部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三

史中丞秦官也掌貳大夫漢因之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休有光烈至成哀間改大夫為大司空而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出外為臺主光武復曰中丞獻帝權置大夫而中丞不省魏初罷大夫改中丞名宮正復為臺主尋又改曰中丞晉宋之後並因之已上並見漢官及齊職儀後魏書官氏志云後魏改中丞為中尉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又改為中丞隋室諱中省中丞增持書御史之品以代之唐初因之貞觀末省持書侍御史又置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初復舊增文獻通考曰唐中丞二人正四品貳大夫掌糾正百官罪惡宋承唐制無大

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

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廷辯小

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

諫議大夫權熙寧初言者以為躐等乃詔以本官職兼

權熙寧五年以知雜侍御史鄧綰為中丞初除諫議大夫王安石言礙近制除侍制或可乃以綰為龍圖閣

待制權御史中丞中丞不遷諫議大夫自綰始九年鄧淵甫自正言知制誥為中丞以宰相屬官不可長憲府

於是復遷右諫議大夫權元豐五年以承議郎徐禧為知制誥權中丞禧言中丞糾彈之官赴舍人院行詞疑

若未安會官制行罷知制中丞職乃以本官試中丞中丞職任雄峻南渡初除官

最多隆興後被擢者少淳熙十年黃洽復為之又三年

再命蔣繼周時施師點在政府有咄咄逼人之疑嘉定

六年除章良能初王賓以中丞兼侍講紹興十二年万

俟高又以中丞兼侍讀由是言路始兼經筵宋初臺諫列不兼講

讀蓋以宰執間侍經筵避嫌也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中與後兼者三人皆出上意紹興時万俟卨

羅檝以中丞諫議兼蓋以秦檜之弟若孫相繼為說書便於傳導檜死遂罷兼慶元後臺丞諫長暨副端正言

司諫以上無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不預經筵者

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點檢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

凡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糾彈渡江後稍闕不舉紹

興三年因御史臺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續文

獻通考曰遼金俱有御史中丞詳總元御史臺外置行

御史臺有御史中丞至元二十六年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宜

舉用賢才乃舉胡祗通王惲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明初設御

史臺有御史中丞以劉基章十三年罷詳具

御史中丞二溢為之

增謝承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法奉憲

多所糾正為百僚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

自陳蕃雖尊為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清識

高亮晉書曰熊遠為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眾

皆憚之尚書郎盧緜入直逢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

緜避之緜不同協令人牽緜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

奏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冊府元龜曰晉范泰為御

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南史曰鄭鮮之字
道子性剛直宋武起義兵遷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
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
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宋書曰荀伯子遷御史中丞
蒞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又曰蕭
惠開拜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惠開為憲
司冀當稱職但一徃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
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
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冊府元龜曰
宋孔顛代庾徽之為御史中丞先是徽之在職性豪麗

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梁書曰樂藹
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
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
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
鹵簿驅迫墜井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不自勝潛
確類書曰梁任昉為中丞後進宗之到溉劉孝綽車軌
日至號蘭臺聚後魏書曰李彪遷御史中丞為高祖
所寵性剛直多所彈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
為李生又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又曰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與

及暹爲僕射還索御史宋遊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
籠駕北省今居禮閣控制南司遂不與唐書曰張易
之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太后不悅內
史姚璿恐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
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乃收易之等就獄尋詔
原之命詣璟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
見法無私也又曰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
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僚宋不能遵
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
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其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

準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
彈上從之又曰盧奕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齊名天
寶十一年爲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爲此官父子三
人爲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李華崔沔集序曰崔
沔爲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
之人仆而復起中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盛
行又曰沔并御史中丞節高天下曰孔帖曰呂諲拜
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
污賊者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
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唐書曰

齊映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常執轡會馬驚跳奔益甚上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問其故對曰馬奔蹏不過傷臣而捨之或犯清塵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歎無已丞冊府元龜曰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御史中丞孔帖曰溫造進中丞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又曰崔從為中丞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絳以寵得京兆尹為莊憲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為功至不治道輜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主劾之丞又曰歸融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

融劾周仁違詔書狗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唐書曰狄兼謨遷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紀綱紀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正畏忌顧望則職事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丞又曰文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文宗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丞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常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冊府元龜曰李珣為御史中丞帝

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珣在臺雖無甚過以爲人踈易不稱此官此官乃天下綱紀有司準繩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帝曰李珣官業應不堪然爲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即長厚但憲司彈奏事亦至難官要得其宜者唐書曰薛存誠爲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召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尉袁儋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禮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敕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由是選拜御史中丞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緯志氣方雅嫉惡如讐旣總憲綱

中外不繩而自肅孔帖曰盧坦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之又曰後蜀范仁恕拜中丞以爲郡王冊使仁恕謂中丞居風憲之地不宜持節藩邸時人韙之宋實錄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爲御史中丞時富弼爲相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者以爲三得人也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樸學愚忠仰托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爲之感動

言行錄曰王舉正皇祐中爲中丞會張堯佐一日領
四使留百官班廷議不可又狄青爲樞密使力爭不能
奪因請改言職上稱其得風憲之體遂除觀文殿學士
東軒筆錄曰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
之槌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槌不賢則直其槌范諷爲
中丞一日視其槌直問曰爾槌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
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
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煩若宰
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知其槌之直也范
大笑慚明日視之槌復橫矣長編曰仁宗以夏竦爲

樞密使臺諫交奏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
後合十八疏乃罷言行錄曰唐介字子方召爲御史
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
左右言也又曰蘇轍爲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
中外多起邪讒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
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
子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
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
愈又曰傅獻簡除御史中丞哲宗登極上疏言陛下使
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

以正大臣臣當竭其力以死繼之東都事略曰胡宗
愈元祐中爲中丞進六事曰端本正治知難加意守法
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
系年錄曰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
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不就遷吏書復
辭章十數上頤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元史列傳曰
程思廉爲雲南行御史臺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
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
使毋自外聞者懾服又曰葉李被召至京師世祖見
於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賜坐賜宴更命五日

議尋拜御史中丞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
此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
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
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牽遂成文具請詔臺
臣言事各許實封制曰可直又曰張珪武宗時中丞久
闕方議擇人仁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
可即日召拜中丞武宗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太皇后
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
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
知無益入奏帝悟移仗大明又曰郝天挺皇慶中拜

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綱紀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又曰月魯不花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德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 又曰朶爾直班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大夫懿憐直班朶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其母辭對曰憲綱墮矣臣安得獨留帝爲之出涕明名臣記曰章

溢字三益龍泉人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哉 又曰顧佐太康人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被斥帝問楊士奇楊榮廷臣孰可掌憲者士奇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榮亦言佐尹京威廉帝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 又曰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景泰四年改右副都御史會有旨市羊角爲上供燈九疇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帝遂止

御史中丞三

原專席 **分路** 續漢書曰傅宣字巨公拜御史中丞與

氏春秋曰故事御史中丞逐捕不欲稽留 **石室** **蘭**

臺 並詳 **絳騶** **白簡**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為御史中

路白簡深劾取之 **增盡忠** **秉義** 新書晉武帝詔曰

仲容或有虧耶 **豹直** **鷹揚** 潛確類

以為中丞又晉明帝詔曰史 **豹直** **鷹揚** 書曰御

光有居正秉義之心可為中丞 **豹直** **鷹揚** 書曰御

史初入臺陪直比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 **臺率**

衆官皆出彼獨潛謂之豹直 **臺率**

鬼參 上詳通典海錄碎事曰御史上事日吏人參

原肅內外 **分黑白** 直傳宣列傳曰宣為御史中丞明法

曰薛宣字貢君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 **無迴**

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無迴**

避 **不吐茹** 續漢書曰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

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增明憲法** **練朝儀** 南史曰宋孔

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

茹柔不吐剛忠亮 **增明憲法** **練朝儀** 琳之為御史

至勁可謂王臣 **增明憲法** **練朝儀** 琳之為御史

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 **駕北省**

之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望南宮** 上詳中丞二

中久次者至此必 **望南宮** 山堂肆考曰唐尚書省東西

拘項望南宮也 **原周處正繩** **陳謙奉法** 王隱晉

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

魏

蘭

清

曰

心

類

御

書

鷹

揚

潛

確

類

書

曰

御

書

曰

御

書

與

中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上詳通典 南史曰王準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
悉朝儀其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
王氏青箱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 曰真宰相 可謂
仰自彪之至準之四世此職焉

王臣 唐本傳曰武元衡遷中丞延英對罷德宗目送
之曰真宰相持平無私綱條悉舉 下詳前注

薦未相識 事必先白 東軒筆錄曰孫抃為御史中丞
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荅曰昔人取為

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聞於
天下 歸田錄曰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

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
先白中丞 出自朕選 不辱吾筆 上詳中丞二事

御史中丞宰相張知 氣貌孤峻 風望整嚴 唐書曰
白曰是不辱吾筆矣 裴度為中丞薦從自代

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薦從自代
又曰高元裕開成中遷中丞風望整嚴上言曰御史府

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 畏其筆端 為之紙貴 南
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

曰宋劉瑀為御史中丞恃性使氣在朝之士莫不畏其
筆端 徐騎省為志曰劉宋江文蔚為中丞自王義之

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 法始自
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騰寫彈文為之紙貴

貴 恩不假人 漆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章請賞其罪絳
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 事

畧曰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恩意
假人也 督察萬里 呵止半坊 表後司馬子端選御史

者也 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 六事留
曰元和謂之籠街喝道其崇高自大亦甚矣

神 三官得告 上詳中丞二事 宋會要曰禁中惟有三
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 取扇以賜 呼官不名 錄曰

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 與 取扇以賜 呼官不名 錄曰
張詠為御史中丞時真宗令進所著述且稱文善取常

執納金龍扇以賜之曰美今日獻文事 胡澹菴集曰
辛次膺除御史中丞力辭詔今後行事陪位立班從駕

非泛朝謁並與告次膺糾彈不為苛察聞者知懼章疏
設官部 御史中丞

計監貢山卷八十八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勵精政杜牧中丞崔璨制曰押彈之勇正當時病抨彈之勇嚴猛之稱

事眷遇隆厚呼其官而不名御史中尉鄺道元字善長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

王悅雙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王悅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

之敕赦之道元遂劉瑀使氣張緬圖形上詳畏其

盡其命因以劾悅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驅迫墜溝傳呼

南史曰梁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山堂肆考曰宋御史中丞劉溫

過關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太祖方與

黃門數人登樓溫更知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道而

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道而

過欲示眾以陛下非時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道而

不登樓也宋主善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道而

史中丞劉溫更卒有請除中丞者太祖曰必得純厚如

溫更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辯剖斷詳悉明審不三

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綱目曰唐舒元輿權

真即平雪讐嫌不避權貴明名臣記曰林聰陞右

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

不敢夜出聰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又曰王

雲鳳和順人成化進士正德十年起家副都御史上疏乞休雲鳳立朝正色不避權貴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

故上下彈奏無所屈撓秉直不憚強禦晉中興書

多齟齬江繪為御史中丞既到職彈奏無所屈撓時元顯專政

江繪為御史中丞既到職彈奏無所屈撓時元顯專政多行驕橫繪密啓之晉書曰李熹字季和遷御史中

丞當官秉直減宣微文深詆杜周外寬內深上詳

不憚強禦漢推明

二史記曰杜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漢推明

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習選在薛宣晉擇重威任先庾峻帖白

御史中丞四

原掌蘭臺漢官典職曰總蘭臺漢官解詁曰建武以

設官部中丞掌蘭臺御史中丞

入侍蘭臺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
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其權次尚書
避車住揖書

典職曰御史中丞遇尚書郎
糾察百僚漢舊儀曰御

蘭臺外督諸州
太微四星天官書曰太微四星為

刺史糾察百僚
在殿內察非法續漢書百官志曰御史中

微南四星
監國得失王充論衡曰蘭臺之

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
居殿中舉不法

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
百僚震悚東觀

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
百僚震悚又謝承

曰樊准為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僚震悚
又謝承

一月而遷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司
羣僚憚之東觀漢

熙字日溫為御史
太子得糾承得糾太子而不得糾

尚書臣所未譬
百僚未憚山公啓事曰御史中丞刁

憚坐治故事
周浚有才用又曰御史中丞

故尚書可也
孔顯有

才能又曰孔顯有才能果勁不
寬而不縱晉書曰侯

明太始初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
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

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
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

彈奏不畏強禦
晉中興書曰鄧隗為御史中丞劾奏南

雖被寢王氏深忌嫉之隗之
奏劾少府穢濁王隱晉

咸字長虞遷御史中丞奏劾少府夏侯陵取官田立私
屋近小人委以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於私所營

惟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
威而不尅臧榮緒晉書曰

無以爲訓奏上免陵官
威而不尅臧榮緒晉書曰

丞威而
增奏彈夜警晉中興書曰王恬字元愉為御

不尅而
增奏彈夜警晉中興書曰王恬字元愉為御

設官部
御史中丞

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明日桓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尚

法鞭儲傅 梅陶自序曰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謙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其枉道曲媚乎

中司 獨坐 執憲 糾職 奏劾 臧吏 類聚

曰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眉在任臧汚杲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託杲

杲不答武帝聞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杲曰不識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我謂曰君

小人何敢以罪人 簪裾預燕 輻輳預其燕者殷芸屬南司睦之失色

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乞弛鹽禁 肆考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羣生而

口腹而不及四體也乞弛鹽禁與共之魏主從其言

奸賊縮氣 唐本傳魏謩遷中丞發 自辟三院 通典

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 獨孤朗為中 多承時崔沔鄭居申不由憲長而除授朗不納

所駁異 肆考曰唐實參為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與宰相 餘慶下人 唐鄭餘慶遷御史中丞務謙 宣

慰淮西 肆考曰唐憲宗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 宣慰西 御史中丞裴度為行營宣慰察兵形勝度還言

取之狀 可 內外肅清 唐本傳曰牛僧孺遷中 宣慰

河北 肆考曰唐武宗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宣

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 詆訶

紛然 唐李紳為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乃以韓愈為 詆訶

遂兩罷之 平直無枉 持憲平直無所阿枉 封識

設官部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宛然網目曰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吏以錢五

者見西舍封識宛然幸 **管聞風采** 輔言行錄曰宋孔道

后事天下 **論崇節儉** 事畧曰薛奎仁宗朝拜御史

乞立根本 歸田錄曰宋仁宗嘉祐中以包拯為中丞拯

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 **彈新參偏見** 錄曰

熙寧間王安石初拜參政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

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柰何論之

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未幾

安石變法百姓騷然光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

余所不及 **豐稷讀傳** 九朝通略曰宋豐稷為中丞官

行上曰已諭之矣 **不求福報** 黃治為御史中丞治為

稷偽不聞讀畢

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

仰不欺天俯不欺人 **何璋死義** 忽台奉皇后旨集羣臣議

難之阿忽台變色曰中丞謂不可行獨不畏死 **不嚴**

耶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

而肅 元列傳曰董士選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論救納

璘帝怒臣測朵兒只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左遷為昌

平令朵兒只又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左遷為昌

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

讀貞觀政要朵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 **風采**

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信民宣布昌入五禁開南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

御史中丞五

原詩梁劉孝綽贈任中丞詩曰步出金華省遙望承明

廬壯哉宛洛地佳麗實皇居虹蜺拖飛閣蘭芷覆清渠

白雲夏峰盡青槐秋葉疎但願長閑暇酌醴焚枯魚

隋江總贈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間

鸞欲動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寮案今隨年代改借問

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宦高清簡肅權豪誰知懷

九歎徒然泣二毛 **增**唐楊巨源送裴中丞出使詩曰

一清淮甸假朝綱金印初迎細柳黃辭闕天威和雨露

出關春色避風霜 **又**上裴中丞詩曰六年西掖弘湯

誥三捷東堂總漢科政引風霜成物色語回天地到陽

和清威更助朝端重聖澤曾隨筆下多 **劉禹錫送源**

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

捧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柳宗元**

詩曰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墨亂宮

鴉黑方干上杭州杜中丞詩曰昔日雄才登上第今將

重德荅明君苦心多為安民術援筆皆成出世文寒角

細吹孤嶠月秋濤橫卷半江雲掠天逸勢應非久一鷄

那棲眾鳥羣 **宋楊億**詩曰際曉乘騶入九達內朝簪

筆坐前墀天家御史非凡格曾向崑崙服紫芝內元貢
性之和中丞馬伯庸贈別詩曰江南驛使路遙遙遠赴
龍門看海潮桂殿且留脩月斧銀河未許渡星輶隔花
立馬聽更漏帶月鳴珂趁早朝祇恐淮南春色動萬竿
煙雨綠相招並長樂共拜嘉令計參無煙軒墨蹟宮
增制唐蘇頌行崔沔御史中丞制曰純至之心求忠出
孝精微之用博學多文故能清以激貪靜而鎮躁頃攝
官持憲履繩緒墨臨事不詘在公則聞宜正三獨之名
以光二丞之秩孫逖行蕭諒御史中丞制曰直道有
恒澄心不撓果斷之用操利器於筆端通明之識置煩

文於度外所歷清要必聞聲實將求獨坐更佇兼才斯
正色於準繩俾生風於臺閣常袞行張獻恭御史中
丞制曰正以居業直以輔仁行三復而無玷剛百鍊而
不缺階歷要重發揮刑政分總戎詰禁之柄處導風宣
俗之長交脩文武儔諸古人而貞方侃然清峻自處端
本靜末未常及私固可以準繩朝廷課第郡國入正二
丞之列俾分三獨之尊張九齡行盧絢裴寬御史中
丞制曰盧絢等動有風規成禮樂之度行為操準是衣
冠之則頃登臺閣載光天地可以軌儀三獨端肅百僚
繩糾所歸澄清斯在宜展舉能之効俾申執憲之誠

白居易行薛存誠御史中丞制曰庶官之政得人則舉
況中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蓋百職
脩者其斯任之謂與給事中薛存誠選自郎署列於左
曹居必靜專言皆謹正章疏駁議多所忠益可以執憲
立於朝端況副相方缺臺綱是領糾正百官爾得專之
夫直而不絞威而不猛不附上而急下不犯弱而違強
率是而行號為稱職敬服斯命往其懋哉而專風宣
原箴晉傅咸御史中丞箴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
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
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

欲通以箴之也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
渙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蹇蹇匪躬
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
國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
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
穡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翹翼嗟爾庶僚各敬乃職
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慚於色得罪天子內
省有愆是用作箴惟以自敕言下敬宗司直箴曰惟茲
憲臺皇威斯翼昔有二鮑豪彊屏息良臣獻箴敢告司

直秦北齊

設官部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見

增表北齊司馬子端為中丞選御史表曰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僚揚摧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焉靡石直也如絃宋呂中丞辭免中丞表曰臣品出中下能乏寸長嗣承闕閱之基粗知仁義之訓惟堅信道不悟違時出入諫垣者九年遷謫麾符者四郡向因陛見得近天光被聖訓之垂褒為孤忠而有立自惟踈遠之迹曷勝特達之知一身至微萬死寧報匪圖簡拔益厚恩輝旋自內朝之班進陟中司之任不離言職更踐清除行匪風節

之著聞言厭搢紳之緒論憂畏之甚啓處靡遑

淵鑑類函卷八十八

洪金類書卷八十八

之皆聞言... 諭... 其... 聖

淵鑑類函卷八十九

設官部二十九

治書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蘭臺令史
御史主簿

治書侍御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也初漢宣帝

元鳳中感路温舒尚德緩刑之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

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於

此也後因別置冠法冠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

事罪當輕重後漢亦二人銅印青綬選明法律者為之

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者補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

設官部

治書侍御史

治書侍御史

非自桓帝之後無所平理苟充其位而已魏置持書執

法掌奏劾而持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宋史曰魏置御史八

人有持書曹掌考課不知餘復何曹晉置四人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持

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

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黃沙持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

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

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

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郎官轉持書者謂之南

奔梁謝畿卿自尚書三公侍郎為持書侍御史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是也梁天監初

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舊事

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魏掌糾禁內朝會失時服章

違錯饗宴會見悉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司憲上

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為持書侍御史臺中簿領悉以

主之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國諱故改持書侍御史為

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中

丞三人亦時有內供奉本有一人聖曆中加二人尋省先天中復置職副大

夫通判臺事開元二十一年三月置京畿都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為之增續文獻

通考曰宋無元侍御史之下有持書侍御史二人明罷

御史臺不設

治書侍御史二

設官部

刑監頁百卷八十九

治書侍御史

二

原冠法冠 評疑讞 法胡廣漢官儀曰御史四人持書皆

冠賜御史一名柱後一名獬廌獸名一角知人曲直觸邪佞故執法者冠之 續漢書百官表注曰治書侍御

史秩六百石評事糾察六品尉勞四方 志曰治書侍

御史糾察六品以下惠帝以後無所平治備位而已

增周遷三臺 意出眾表 後漢書曰蔡邕以侍御史

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眾人意表

典行臺獄 持協律令 魏志曰明帝幸許昌名王觀為

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事文類聚曰乘輿臨

用干子 劾奏劉昉 隋書曰柳或遷治書御史於時刺

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年垂八

十鐘鳴漏盡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治職非其所解

上善之干子竟免 又曰梁毗為治書御史時京師饑

上令禁酒劉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毗劾奏昉有詔不

治昉鬱鬱不得志

治書侍御史三

原評廷尉獄事 漢百官公卿表曰宣帝令侍

奏事 漢官典職曰治書侍御史二 選明法律 百官表

書侍御史選明 **準繩之官** 繆世應石鑿碑曰君為治

羣直方其道仍授準繩之官 頻居 **石鑿直方** 詳 詔

爪牙之任鷹時虎視而庶僚風靡 又 **石鑿直方** 詔

王仲為治書 帝起居注武帝詔曰故司空王基夙為先

後來之俊 山公啓事曰治書侍御史王 詔陳壽為

治書 王隱晉書陳壽傳曰杜預將之鎮入辭啓曰蜀有

設官部 治書侍御史

可作治書侍御史不須對惟正增道悅正已後魏書

詔即手詔用壽為治書侍御史高柔省訟魏

悅舉任治書侍御史正已當官高祖詔褒美之

曰高柔為治書侍御史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

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

羣植誣罔之漸使過誤無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

笏整容隋書曰柳或為持書侍御史時左僕射楊素當

或自外來于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理由是銜之

遠下或據案而坐立素于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百僚敬憚事文類聚曰柳或為持書侍御史當朝正

立名于世無苟容而百僚震慄又曰梁毗陸知命並

已賜錢十萬米百石百僚震慄服賜其公持書侍御史

儼然正色時齊王頗驕縱服賜其公持書侍御史

近小人知命劾奏百僚震慄服賜其公持書侍御史

字文述軍敗帝令元不理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

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持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

嘉其公正於是軍伏伽誠直唐書曰孫伏伽拜治書侍

賜朝服一襲伏伽誠直御史時軍國多事賦斂繁

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高祖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

末無道上下相蒙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每虛心接待

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制出無

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

喜事文類聚曰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先被內旨而制

伽徐起見之不復議讞而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

復議讞里語曰縣不復議讞而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

官漫漫冤死者半不復議讞而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

增詩梁吳均入蘭臺贈王治書僧孺詩曰故人揚子雲

校書麟閣下寂寞少交游紛綸富文雅子為隴西使寓

居洛陽社相思非不深行行避驄馬

設官部

治書侍御史

白

侍御史與非不...

原杜氏通典曰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

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又云蒼為柱下

御史史記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柱下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又

職官錄曰秦改柱一名柱後史謂冠以鐵為柱言審固

不撓也亦為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員漢舊儀曰漢御史員四十五人

皆六百石其十五人俱給事殿中為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

領錄三十人留侍御史御史大夫自調更告入歸官比

丞相掾史史白錄白錄著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其

後又置監御史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賦稅運漕軍糧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官

建武七年省晉太元六其舉郡國孝廉第四科云有能

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後漢亦有侍御史員察舉非法受

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祀及大朝會

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高

第補之或故牧守議郎郎中為之唯德所在初上稱守

滿歲拜真出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縣令見中丞執

板揖順帝復絕他選專用宰士有三缺三府各一舉劾

案章事無大小尚書受成而已威烈赫奕莫之敢犯真

御史守中丞持書服其冠紱上事言守關移稱真又按

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二曰印曹

設官部

侍御史

侍御史

五

掌刻三曰供曹掌齋四曰尉馬曹掌廄五曰乘曹掌車

豹尾之內便為禁省魏置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

簪白筆側陞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

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但聒筆耳晉

侍御史九人頗用郡守為之山公啓事曰舊侍御史頗

能尚少者可用不詔品同持書而有十三曹十三曹者

使八座詳之聒音餽第曹直事曹印曹中曹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

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

曹掌廄牧馬牛市租後分曹宋代多并諸曹凡十御史焉

庫曹置左庫外左庫二曹自漢以來皆朝服法冠齊有十人居曹糾

察不法後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侍御史

與殿中侍御史晝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內臺御史舊

式不隨臺主簡代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為御史中

尉始請革選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簡代御史北

齊有八人亦重其選後周有司憲中士則其任也隋侍

御史八人自開皇之前復踵後魏革選自開皇之後始

自吏部選用不由臺主仍依舊入直禁中大業中始罷

御史直宿臺內文簿皆持書主之侍御史但侍從糾察

而已由是資位少減唐自貞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

官故御史復為雄要貞觀十一年吳王恪好畋獵損居

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

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坐萬紀乎

設官部

洪金類考卷八十九

侍御史

六

其將除拜皆吏部與臺長官宰相議定然後依選例補

奏其內詔別拜者不在其限麟德以來用人尤重高宗

羣臣求可為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失其名居數月

復問之羣臣復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常以褻服居公堂

視事其可以為準繩司乎由選授之命不由銓管及李

義府掌大選寵任既重始得補之神龍三年吏部尚書

妻有寵於韋庶人特勅命對御辯析上屢抑壞而理普

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曰

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聞奏令

使眩惑天聰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為申

理此則王者不死令聖躬萬福豈有剩天子邪自義府

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之後無出於吏部者舊御史逢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

立為侍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

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弛鞚輕重無恒開元以

來但舉鞭侍御史凡四員本二員顯慶中加二員乾封

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約曰鸚鵡鷹鷂豈眾禽

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特立乃曰御

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內供奉二員侍御史內供奉

嶽震攝州縣誠曠職耳與殿中御史內

供奉監察御史裏行其制並同皆無職田庶僕臺例占

關者得職田庶僕無闕可占則歲兩時請地子於太倉

每月受俸及掌糾察內外受制出使分判臺事又分直

朝堂與給事中中書舍人同受表裏冤訟迭知一日謂

之三司受事其事有大者則詔下尚書刑部御史臺大

理寺同案之亦謂此為三司推事後漢永安中侍御史

亦今三武后時刑獄滋章凡二臺御史多苛刻無恩以

誅暴為事猜阻傾奪更相陵搆此其為弊也神龍以來

設官部

侍御史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洪武書卷八十九

稍革之其後名流慎選侔於貞觀永徽矣侍御史之職

有四謂推推者掌彈公解知公解事雜事臺事總判定殿中

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為臺

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

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

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是故謂之癡牀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

遷登南省故號為南牀百日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

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先後虧失者有罰其太極以前

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仗入分居兩行東行

中黃門侍郎給事中後起居郎常侍正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下西行在中書令侍郎舍人後起居舍人常侍諫

議大夫御史中丞大夫下承詔者各五日有旨召御史不呼名則承

詔者出承詔御史舊在西侍御史或闕則假殿中承之

自至德以來諸道使府參佐多以省郎及御史為之謂之外臺則皆檢校裏行及內供奉或兼或攝諸使官亦

然增文獻通考曰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

略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御史疾惡者少通狀壅絕開

元十四年乃定授事御史一人知其日劾狀題告事人

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

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中

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解推彈自是雜端之議輕矣元

和八年命四推御史受事周而復始罷東西分日之限

設官部

洪金英函卷八十九

侍御史

宋仍唐制侍御史貳中丞隸臺院天禧中置言事御史
後久不除慶曆五年復置今御史臺中丞廳蓋御史得
兼諫職也書續文獻通考曰遼會同元年置侍御史金
侍御史二員詳事文類聚曰元置侍御史二人位御史
中丞之下明初有侍御史後罷詳總載一故張頤告車人
侍御史二風聞其御史與昔少血擊開
增後漢書曰杜詩為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
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
狀聞世祖召見賜以祭戟焉又曰光武聞杜林還三
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

之賜以車馬衣被冊府元龜曰張綱為侍御史時順
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
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
書奏不省又曰劉陶為侍御史靈帝時鉅鹿張角偽
托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
上疏言之帝殊不悟魏書曰袁紹有姿貌威容能折
節下士太祖少與交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冊府元
龜曰北齊杜弼為侍御史臺中彈奏皆弼為之諸御史
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行隋書曰柳調為
侍御史僕射楊素常於朝堂見調因戲之曰柳條通體

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可取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書又曰游元為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會楊元感作逆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被害又曰陳孝思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常欲殺一囚孝思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思自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思為侍御史唐書曰李素立高祖命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權擬雍州刺史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唐書曰賈言忠乾封

中為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悅又曰劉思立高宗時為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恐妨農務上疏諫謚等遂不行職官分紀曰王義方奏李義府犯狀帝怒出義方為蔡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媿乎義方對云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媿王韓瑗傳曰唐自韓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時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上疏

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天唐書曰狄仁傑為侍
御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武后有
詔原之仁傑曰陛下惜有罪虧成法臣願先斥為羣臣
戒由是本立抵罪朝廷肅然山堂肆考曰桓彥範等
共薦陽嶠為侍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
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乃引為左臺侍御史
其孔帖曰徐有功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
走山林而命繫庖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
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間有功復進灑
然相賀史又曰韋虛心遷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

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據正不撓景龍中
屬羌叛既禽捕有詔悉誅虛心惟論酋長死原治其餘
山堂肆考曰崔咸為侍御史穆宗復以裴度為司空
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棲楚附度耳
語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帖囁耳語度笑
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左右莫不壯之温造傳曰
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侍御温造彈
之祐趨出待罪股戰流汗驚謂人曰吾半夜入蔡州城
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山堂肆
考曰宋張靄為侍御史太祖方彈崔於後苑靄亟請入

奏事及帝見所奏乃常事遂大怒霽曰臣以爲尚急於
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撞墮霽二齒霽徐拾之帝曰欲
訟朕邪霽曰臣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蔡宋會
要曰唐介字子方爲侍御史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
日進燈籠錦媚張貴妃致位宰相且論其專政仁宗怒
甚貶英州別駕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言行錄曰彭思永字季長仁
宗朝爲侍御史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
幄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
使思永獨抗疏極言而堯佐守忠之言遂格又曰劉

摯擢侍御史摯自熙寧以言去位踰十六年乃復任言
責一時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皆正色彈劾多所貶
黜中外肅然九朝通略曰賈黯除中丞新除侍御史
呂誨常彈黯過失遷延引避黯言常薦誨爲御史知其
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忌願得終與共事誨乃就
職元史列傳曰世祖時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
其尤者以止盜朝論將從之侍御史高鳴諫曰制今天
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議
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
又曰王壽元貞三年擢御史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奏宰

得秋氣法
星懸青旻
原劾霍光
漢書曰嚴延年遷侍

無人臣禮
續漢書曰陳翔字子麟遷侍御史
元日朝賀梁冀威儀不整請收理罪時人奇之
增服

馬冠
懸豹尾
屬車八十一乘皆尚書御史所載
一車懸豹尾薛綜之

注曰侍御史載之
乘驄馬
朝乘輿
漢記曰申屠剛

字巨卿建武初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蹇蹇多直無所屈
撓隴蜀未平上常欲近出剛止不聽剛以頭軻乘輿使

馬不
用稀姓
識大體
吏皮仲容街衢為一輕薄子

得前
所戲遽前賀之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

徐問何以知之對曰朝廷所制臺必用稀姓者故以君

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唐盧羣貞元中為侍御史

者傳以爲笑冊府元龜曰唐盧羣貞元中為侍御史

有人誤告尚父子孫相告許詔促其獄羣上奏言皆子

子孫又與尚父子孫相告許詔促其獄羣上奏言皆子
儀家事子儀有大勲伏望陛下赦而弗問
使私自引退帝從之時人賞其識大體也
澳恥呈身

祐驚落膽
本傳唐韋澳方靜寡欲不肯見高元裕

柱裏柱外
南省南牀
唐職林曰每出入行步侍御史

詳通
京尹避路
大夫抗禮
唐臺儀曰故事京尹遇

崔隱甫奏侍御以
得兼諫職
免判理寺
上詳文獻

略御史知雜令呂誨奏風憲糾繩百司刑名出
名望素

高
風力愈勁
高及為憲臺人皆屬望
下詳總載

入苑奏事
至臺講兵
宋張浚為侍御史好謀略有大

志數招諸將至臺
乞伸枉濫
請攬威權
山堂肆考曰

侍御史魏靖上言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奸處以極法乞

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命監察御史蘇

御史按覆由是雪冤者甚眾又曰宋趙瞻字大觀為侍

設官部
侍御史

之原倪寬語經 戴禮治劇 漢書曰倪寬舉侍御史

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謝承後漢書曰戴禮 增

雅有威重拜侍御史以能治劇 出為丹陽東都尉 增

鷹鸛豈眾禽 鷓鴣視燕雀 上詳通典 注 原李恂寫

山川 周騰觀星象 續漢書曰李恂遷侍御史持節使

寫圖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豫

章記曰周騰字叔達為侍御史桓帝當郊平明應出騰

仰觀曰今策馬星不 增對仗斥義府 舉觴罰裴度

動上當不出詳星 增對仗斥義府 舉觴罰裴度

山堂肆考曰李義府囑大理寺丞枉法出淳于氏高宗

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上疏奏之對仗斥義府令下

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 原陳咸歸於鄉

出義方乃讀彈文 下詳侍御二 原陳咸歸於鄉

里 惠伯遁入山林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哀平

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歲之

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

金之利慎毋與人重 陳留風俗傳曰桓烈字惠伯為

侍御史以王莽之初遁入山林世祖即位就其家食以

二千石祿 增訟言楚獄之冤 奏正唐室之號 肆考

以旌其德 增訟言楚獄之冤 奏正唐室之號 肆考

曰東漢明帝時窮治楚獄連繫數千人侍御史寒朗心

傷其冤上言訟之帝意解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

餘人時天旱即雨 又曰張柬之既遷則天於上陽宮

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復唐鴻業中宗深納之

方今國命初復正其徽號自當稱唐以順萬姓之心

侍御史四

原周曰柱下秦為御史 六典曰周官宗伯屬官御史掌

冢宰凡治之者受法令焉以其在殿柱 注言行儀曰

之問亦謂之柱下史秦改為侍御史 察辭詔 漢官辯詰曰惠

侍御史周官也漢興襲秦因 察辭詔 帝三年相國奏

而不改掌注言行糾諸不法 舉非法 志曰御史秩

遣御史監三輔察辭詔凡九條 舉非法 志曰御史秩

設官部

侍御史

侍御史

志

六百石掌 **察百僚**督州郡 漢官典職曰侍御史糾察百僚督州郡 **治**

詔獄 晉百官奏事箴曰侍御史不當者皆治之 **監祭祀**

晉百官表曰侍御史職掌諸曹 **掌殿門宿衛** 晉百官表注曰

其治事糾察不法監祭祀朝會 **增** **哄堂** 山堂肆考曰侍御史凡上堂絕言笑

宿衛署在殿中者皆總攝 **五術** 潛確類書曰察

有不能忍雜端大笑則闔坐 **原不入殿** 皆笑謂之哄堂笑不罰

其哀樂納市價觀其美惡詢簿書考其爭 **案行** 御史不得入殿案行 **程邈作大篆** 衛恒集曰程

罪始皇繫雲陽十年於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 **察視之官** 東觀漢記曰鄭璩字平卿拜內史上疏曰

減省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出為御史 **亦何陵遲之有賜璩素六十四由是顯名** **上以為能**

史記曰張湯補侍御史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

上以為能 又曰趙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主

能以為 尹齊不避貴勢 漢書曰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

帝使督盜賊斬 延年劾霍光 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

伐不避貴勢 延年劾霍光 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

邑王尊立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 班固作

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 班固作

哀辭也從車駕於洛川浮橋馬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

史班固為上 楊秉有宰相之才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

作哀辭也 楊秉有宰相之才 謝承後漢書曰楊秉

名由此顯京師咸 刁曜有邊臣之節 又曰刁曜拜御

稱有宰相之才 刁曜有邊臣之節 又曰刁曜拜御

堂審諤有 鄭均月餘而遷 東觀漢記曰鄭均拜

野稱當 王隱晉書曰庾峻字山甫博學有才思長安有

設官部

刑監百卷之九

侍御史

七

與噉典知修復彰以兩角故也噉作色曰天子法冠而
 邪以御史著法冠有兩角故也噉作色曰天子法冠而
 欲截角何不敬邪索紙筆奏之彰伏
 劉噉奏王渾曰又
 不敢言於是正直之望著於內外
 劉噉奏王渾曰又
 公家下遂萬物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官
 增
 解廌不識字軍高元禮呼之為天時授侯思止為游擊將
 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曰解廌對天授三年乃拜左臺侍
 則天果如其問思止以解廌對天授三年乃拜左臺侍
 御史朝廷雄職本傳王義方曰陛下拜臣
 史堂肆考曰唐開元初楊瑒為侍御史與御史大夫李
 傑將劾京兆尹崔日知反為所構瑒廷奏曰糾彈之司
 若遭恐脅以成奸臣之謀則御史臺固可廢矣
 十月一轉侍御史舊例在任
 一轉侍御史舊例在任
 激又曰宋何郊字聖從為畫像便殿
 御史言事不尚沽激

中使賜介金又畫犬馬不及言
 其像置之便殿
 乞官中養羅江狗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萬威制夷狄
 尚不可備不虞卿令宮中養狗無謂也曹穎叔言朝言
 不及犬馬而禧被黜
 還告居家
 范忠宣與呂誨等論
 於是還所授告
 彈蔡確章惇
 奏濮王典禮不聽於
 是還所授告
 彈蔡確章惇
 奏濮王典禮不聽於
 家居待罪
 惇山悍輕銳無
 爭濮王禮
 又曰范純仁為侍御史時
 大臣體皆罷
 引誼據經語斥大臣
 伸諫省氣
 除侍御史鄧司諫
 尤切由是名震天下
 公忤旨移將作監大中請曲加優容許復舊職丞相留
 居言職而申諫省之氣誦
 丞相之賢他人不敢為也

侍御史五

原詩晉潘尼贈侍御史王元貺詩曰崑山積瓊玉廣廈

設官部

侍御史

侍御史

七

構衆材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膏蘭孰爲消濟治由
賢能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
來協心毗聖世畢力贊康哉 唐蘇味道贈封御史入
臺詩曰故事推三獨茲晨對兩闈夕鴉共鳴舞屈草接
芳菲盛府題青橐殊章動繡衣風連臺閣起霜就簡書
飛凜凜當朝色行行滿路威唯當擊隼去復覩落鵬歸
又奉懷臺中諸侍御詩曰薄游忝霜署直指戒冰心
荔浦方南紀衡臯暫北臨山晴關塞斷川暮廣城陰場
圃通圭甸溝塍礙石林野童來捃拾田叟去謳吟蟋蟀
秋風起蒹葭晚露深帝城猶鬱鬱征傳幾駸駸迴憶披

書地勞歌謝所欽 元希聲贈皇甫侍御赴都詩曰東
南之美生於會稽牛斗之氣蓄於昆溪有瑤者玉連城
是齊有威者鳳非梧不栖 其一 猗嗟衆珍以況君子公侯
之胄必復其始利器長材温儀峻峙 其二 道心惟微厥用
充塞德暉不泯而映邦國靜以有神動而作則九臯千
里其聲不忒 其三 粵在古昔分官厥初刺邪矯枉非賢勿
居稜稜直指烈烈方書蒼玉鳴珮繡衣登車 其四 綽綽夫
君是膺柱下準繩有望名器無假寵蓋伯山氣雄公雅
立朝正色候我能者 其五 載懷朋情常接閑宴好洽昆弟
官聯州縣如彼松竹春榮冬積柯葉藹然不渝霜霰 其六

會合非我關山坐違離鴻曉引別葉秋飛駢驂徐動樽
 餞相依遠情超忽岐路光輝其金石其心芝蘭其室言
 語方間音微自溢肅子風威嚴子霜質贈言歲暮以保
 貞吉其直增張九齡酬趙侍御使西軍詩曰石室先鳴
 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常願割持斧竟稱雄獻又曰忽枉
 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清蒲海外聲滿柏臺中李嶠
 和杜侍御太清臺宿直詩曰貂冠朝彩振烏署曉光分
 欲嘯遷喬侶先飛擲地文其岑參送裴侍御赴詔入京
 曰羨他驄馬郎元日謁明光立處聞天語朝回惹御香
 臺寒柏樹綠江暖柳條黃惜別津亭暮揮戈憶魯陽

又送韋侍御歸京詩曰聞欲朝龍闕應須拂馬冠風霜
 隨馬去炎暑為君寒其又送鄭侍御歸東臺詩曰紅亭
 酒甕香白面繡衣郎砌冷蟲喧坐簾疎雨到牀鐘催離
 興急絃逐醉歌長關樹應先落隨君滿路霜張謂送
 韋侍御赴上都詩曰天朝辟書下風憲取才難更謁麒
 麟殿重簷獬廌冠月明湘水夜霜重桂林寒別後頭堪
 白時時鏡裏看杜甫送何侍御歸朝詩曰舟楫諸侯
 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
 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又贈竇侍御
 詩曰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

設官部

詩益頁函卷八十九

侍御史

七

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李白贈錢侍御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
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階前虎士羅千將張孟浩然和李
侍御渡松滋江詩曰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
假楫挂席自生風寮窠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聽白雪
唱翻入櫂歌中劉長卿贈楊侍御詩曰肅穆烏臺上
雍容粉署中含香初待漏持簡舊生風黠吏偏驚隼貪
夫輒避驄又錢張侍御詩曰勁直隨臺柏芳香動省
蘭壁從全趙去鵬自北溟搏星象銜新寵風霜帶舊寒
又錢起清泥驛迎獻王侍御詩曰候館埽清晝使車出

明光森森入郭樹一道引飛霜仰視驄花白多慚綬色
黃鷓鴣無羽翼願假憲烏翔又送裴頓侍御使蜀詩
曰柱史纔年四十強鬚髯元髮美清揚朝天繡服乘恩
貴出使星軺滿路光錦水繁華添麗藻峨眉明月引飛
觴多才自有雲霄望計日應追鷓鴣行嚴維郊中贈
張侍御詩曰辟疆年正少公子貴遊還早列公卿位新
參柱史班千夫馳驛道駟馬入家山深巷烏衣盛高門
畫戟閑韓翃送劉侍御赴陝州詩曰金羈映驕驩後
騎佩干將把酒春城晚鳴鞭曉路長帶冰新溜澀間雪
早梅香明日懷賢處依依御史牀楊巨源贈李寓侍

御詩曰路入桑乾塞鴈飛冬郎年少有光輝春風走馬
三千里不廢看花惹繡衣 許渾酬河中杜侍御詩曰
文章已變南山霧羽翼應搏北海風春雪預呈霜簡白
曉霞先染繡衣紅 宋王安石送康叔侍御詩曰詔取
名郎入憲臺此時方急濟時才聖聰應已虛心待奸黨
寧無側目猜白筆豈知權可畏皂囊還請上親開信聞
讜論能醫國飛報頻隨驛騎來

增制唐李嶠行崔昇侍御史制曰學可從政文能案章
幹局並優清勤咸著丹墀持法旣佇良才白簡繩違尤
資器識宜膺石室之命俾參鐵冠之侶 蘇頌行張遊

侍御史制曰清方自居專直不撓秋風始擊每勵鷹鷂
歲寒後凋斯見松柏國儲在於紅粟王憲持於白簡式
寄人天之重更聞臺閣之遷 又行游子騫侍御史制
曰砥操礪行慎言檢迹清公乃持法之端詞學皆養能
之要臨事必果已畏神羊執心不回先聞擊隼宜在鸞
階之列用成烏府之遷 崔叡行盧就朱杭侍御史制
曰侍御史居其府則掌領推按糾繩愆尤立於朝則正
其視瞻峻彼風範官號清重才資鯁直拔而用之不在
階級爾就爾杭立身有文能用嘉猷參於將席憲丞上
請咸曰得人嗚呼神羊在庭屈軼在砌觸邪指佞二物

可師無爲畜縮以孤我誠臣之舉
增啓宋洪平齋賀侍御啓曰榻前承渥柱裏升班物情
大旱之餘適蘇霖雨天象太微之次首應法星某官簪
筆烏臺伏蒲騎省上不爲危言而駭聽下不爲矯節以
沽名唯致辯於君子小人之間而防維於宦官女子之
際外邪不入元氣自充堂堂不撓爲儒宗謀猷唯舊行
行且止避御史風采又新當令文靖之警君復聞於世
毋使清獻之論事專美於前 汪龍溪賀狀侍御啓曰
妙簡宸衷寵司邦憲獨坐之長御史久虛不除橫榻之
亞中司此選甚茂朝有正士人無異言某官德齒朝之

達尊忠亮國之司直分南臺之糾察威望日隆贊東閣
之辯章彌綸歲久以詳練之老而糾彈於萬務以清明
之德而表率於百僚羣陰見現而消百度從繩則正猛
獸之衛藜藿有以知朝廷之尊和羹之作鹽梅殆將幹
鈞衡之造 方秋崖賀林侍御啓曰出綸西掖執憲南
牀天子明明用臯陶而不仁者遠矣王臣蹇蹇如行父
見無禮者誅之某官二典三謨之學問五音六律之辭
章觀經世之宏規雖伊管未能遠過讀責難之確論非
仁義不敢前陳適當不諱之朝久立得言之地接武夔
龍筵羽鶴鷺綴赤墀供奉之班當道豺狼安問狐狸凜

白筆抨彈之志亦載於奉之班當直核郊安問於野稟

殿中侍御史一不轉二階入立於言之此對為要

原杜氏通典曰殿中侍御史魏置也初魏蘭臺遣二御

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也晉置四人江

左多置二人宋徐爰自殿中侍御梁有四人掌殿中禁

衛內事後魏北齊皆有之隋初改曰殿內侍御史置十

二人至煬帝省唐置六員初有二員貞觀二十二年內

供奉三員初掌駕出於鹵簿內糾察非違餘同侍御史

唯不判事咸通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自開

元初以來權歸侍御史而遷轉猶同兼知庫藏出納及

宮門內事知左右巡分京畿諸州諸衛兵禁隸焉彈舉

違失號為副端閣門之外百僚班序有離立失列言蹶

而不肅者則糾罰之其正冬天會則戴元豸乘馬加飾

大夫中丞加具服上殿供奉左右或缺則吏部以他官

攝之其郊祀巡幸大備鹵簿出入由旌門者監其隊伍

初武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外殿中御史官或有起家

為之而即真者神龍以來無監察則有裏行 **增**文獻

通考曰宋制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大

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舊制侍御史兼知雜事殿中

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察使官卑而入殿中

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察

事監察御史兼言事石林葉氏曰唐三院御史謂侍御

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守

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

殿中監察稱曰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

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續文獻通考曰元制殿中侍

御史二人凡大朝會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則糾罰之

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報者則糾舉之大

臣入內奏事則隨以入凡不可與聞之人則糾避之明

初有殿中侍御史後罷小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則糾

宮門殿中侍御史二今京諸衙門皆設其禁禁無戰舉

增唐書曰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威太宗

以爲能謂房元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

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又曰王無競轉殿中侍御史舊

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

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

朝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爲太子舍人孔帖曰柳澤

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

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

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明皇稱善又曰

張鎰累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譙

設官部

尚監類函卷八十九

殿中侍御史

三

責邑人齊令誅令誅宦人也銜之誣縱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縱縱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李珣傳曰珣字待價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搏擊才比除禮部員外郎至山堂肆考曰宋何鄴爲殿中侍御史常極陳夏竦奸狀仁宗諭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若不從諫則臣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臣何敢掠美又曰龐籍莊敏入爲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又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爲之用獨

龐公天子御史耳言行錄曰趙抃除殿中侍御史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歐陽修乞蔡賈黯乞荆南抃上言近日正人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又曰河東關漕使章郇公言文彥博有名稱呂許公曰可召來面詢之召至堂上許公不交一言但睥睨而已及退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不十年出將入相東都事略曰呂誨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公主夜扣禁門劾奏公主閣宦者竄逐之彈樞密使宋

庠不稱具瞻之望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
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章十八上卒與升之俱罷
宋實錄曰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
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關則命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迭舉二人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舉
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東言行錄曰傅堯
俞英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皇太后同聽政上疾平堯
俞上疏請太后還政未聽頗聞內侍任守忠有恭語堯
俞又上疏太后遂還政而遂守忠等東都事略曰蔣
之奇英宗立為殿中侍御史獻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

二曰退奸邪三曰納諫爭四曰遠近習五曰閑女謁
系年錄曰殿中侍御史常同為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
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宋會要曰慶曆五
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為言事御史唐
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
久不除至是始除之系年錄曰紹興三十一年杜莘
老為殿中侍御史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
自是用卿矣楊誠齋集曰紹興末金人謀入寇宦官
張去偽陰沮戰議且請避狄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
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

殿中侍御史三

增蹈道依仁嫉邪忿佞山堂肆考曰武后思徐有功

御史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

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又曰唐崔沔除殿中侍御史

佞為己任出入柱外供奉墀下緇傳曰上官儀位

宰相時以雍州司士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

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筵羽鷓鷯

豈雍州判綴供奉班均御史職五代會要唐天成

佐比乎唐法殿中侍御史遷拜辛辣不患糾劾為能賈言

樓位各綴供奉官班出入所冀共為糾察從之職林

及職事殿中侍御史均辛辣不患糾劾為能忠本

草殿中為蘿葡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白集裴

庚制曰貞觀中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巡察時以

能為曰鐵面御史曰骨鯁殿院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

號為鐵面御史中興系年錄曰杜莘老為殿中侍御

史極言無隱取眾所指如王繼先張去偽輩悉擊去之

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骨鯁人至

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

言之臣必曰論宰相回佞言大臣奸邪上詳殿中

錄曰汪徹為殿中侍御史上言昔慶曆初京師一日無

雲而震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奸邪亟命黜之前日

無雲而雷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

殿中侍御史四

增左雍以能擢曹氏傳曰左雍起於辟吏武

事補山公啓事曰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緜限滿久習內

見惡能討山堂肆考曰魏宋游道為殿中侍

無枉唐崔仁師本傳曰仁師定州人貞觀中為殿中侍

設官部御史青州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獄詔仁師按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治獄

設官部 殿中侍御史

覆止坐其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曰
 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
 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怒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及
 勅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請速就死無
 一人異 **大政與議** 張行成傳曰行成為殿中侍御史
 辭者 **關中人** 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
 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
起家即真 官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 **申理元忠**
 山堂肆考曰武后時諸張譖宰相魏元忠高要尉殿中侍御
 忠獄蘇安恒等上疏極言竟貶元忠幸已得全今子復
 史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璟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
 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
 顛沛 **呈身御史** 宋會要曰皇祐中詔中丞孫抃舉
 無恨 **復何由薦之** 抃曰昔人取為呈身御史 **今我豈求識**
 殿中侍御史五

增制唐蘇頌行鄭溥殿中侍御史制曰志蘊公忠才兼
 學行守文法以明練循憲章以清直神羊共觸常聞避

馬之雄夕鳥明飛俾叶遷鶯之舉 賈至行敬昭道殿
 中侍御史制曰見素為質懷清守道學以潤身文能比

事自乘驄曉謁繫隼秋飛或出稟王綸或入持天憲傳
 使者之命往則有功按罪人之賊居而不撓因其績用

採以聲華宜叶歲遷允符時議

增狀宋洪咨夔辭免殿中侍御史狀曰竊惟柱後惠文

之官尤重殿中執法之選職修明於國是用整肅於朝
 網如某者誤蒙蒐拔濫廁糾繩方包不稱之羞忽冒非

設官部 殿中侍御史

常之擢周旋烏府供奉赤墀純仁之內出姓名固誓圖
於美報唐介之願解言職正恐負於隆知欲望朝廷特
賜敷奏光摩日月別求夔龍接武之英威厲風霜庶折
豺狼當道之氣

增啓宋洪平齋賀徐殿院啓曰顯膺宸綽榮副臺端宣
正殿之衣冠夙重枰彈之寄觀象門之步武益尊糾察
之權朝廷以清天下之慶某官南州碩望東魯鉅儒一
唱音遺豁如黃鐘大呂之奏萬仞聳立聳然孤峰絕岸
之風國人同辭而曰賢天子一見而恨晚既堂堂我廡
於烏府爰進進籩鷄於赤墀露効滋多霜威增凜鐵面

御史之氣象今復見焉魚頭參政之勲名斯在下矣某
寄身憲節拭目恩綸鷓鴣之在秋天喜有順風之便燕
雀之賀厦屋知無凌雨之虞 劉後村賀謝殿院啓曰
出綈楓宸提綱柏府古者國有拂士莫如諫爭之臣故
事臺無長官尤重雜端之任贊書初下輿望翕歸自昔
明目達聰之朝必用犯顏敢諫之士有希文永叔實開
天聖慶曆之太平無元城了翁誰爲元祐建中之命脈
某官頃我廡角親捋虎鬚舉扇障元規之塵安能挽我
裂麻阻延齡之相不亦壯哉貴璫咸憚於淳夫掖庭知
有於質肅皆謂霜稜之勁宜居風憲之雄觀三院之壁

題姓名可考由中司而柄任典故則然

監察侍御史亦在漢初罷其名至晉太元中始置檢

原杜氏通典曰監察侍御史隋置也初秦以御史監理

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初罷其名至晉太元中始置檢

校御史以吳混之為之掌行馬外事晉志曰古司隸知

罷司隸官故置檢校及有禁宋齊以來無

聞後魏太和末亦置此官宿直外臺不得入宿內省北

齊檢校御史十二人後周司憲旅下士八人蓋亦其職

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

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唐監察御史十員初有四員

二年加二員顯慶中加裏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并監察

祀及監諸軍出使等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

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西鳳闕南待殿中侍御史以

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

仗入閣隋末亦遣御史監軍垂拱三年十一月鳳閣侍

使裁之如聞武后曰將出師君授之以斧鉞闔外之事皆

皆須承稟非所以委專征也罪人當答於朝者亦監之

分為左右巡糾察違失高宗時御史韋仁約奏勅中書

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

善三賊賄貪濁四失禮義教五淫昏狼戾論茲五罪合

設官部
監察侍御史
長安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蕭至

忠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賊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常名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咨大夫禮乎眾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誰也承嘉默然憚其剛正

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若蒐狩

則監圍察斷絕失禽者量宜劾奏景龍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彈奏宰相宗楚

客紀處納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俛趨出待罪朝堂今楚客等瞋目作色稱以

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為兄弟時人竊號為和事天子開元初革以殿中掌左

右巡監察或權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司畏懼其

選拜多自京畿縣尉京畿即赤縣也又有監察御史裏行者太

宗置自馬周始焉始馬周以為布衣有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為名後高宗時王本立自

忻州定襄縣即為之凡裏行受俸於本官多復本官者自王大賓後罷本官俸方有即真者武后時

復員外監察試監察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又有臺

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同監察時人呼為六相吏部式其試

監察神龍以來無復員外及試但有裏行凡諸內供奉

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唯俸祿有差職事與正

同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倉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而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取收之

增文獻通考曰唐監察御史後增至十五人正八品下

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

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廂及百司綱目凡十道巡按以判

設官部

監察侍御史

官二人爲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
戶口流散籍帳隱沒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
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爲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
弟茂才異數藏器晦跡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
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凡戰伐大克獲則數俘
馘審功賞然後奏之屯田鑄錢嶺南黔府選補亦視功
過糾察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莅之國忌齋
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莅宴射習射及大祀中祀
視不如儀者以聞初開元中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
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

人知驛號館驛使監察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繇下第
一人爲始出使亦然興元元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禮部
兼監察使第二人察兵部工部兼館驛使第三人察戶
部刑部歲終議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出使無以觀能
否乃命顓察尚書省號曰六察官開元十九年以監察
御史二人莅太倉左藏庫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外府
推事其後以殿中侍御史上一人爲監太倉使第二人
爲監左藏庫使凡諸使下三院御史內供奉其班居正
臺監察御史之上宋初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
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詔本司自薦屬官俾正名舉職

天禧元年詔別置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專任彈舉有急務聽非時入對以殿中丞劉平為監察御史用新詔也嘉祐四年中丞韓絳請置裏行從之熙寧三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為御史自定始也宋敏求繳詞頭云去歲驟用京官今又募職官便昇朝著峻處糾繩之地臣恐未厭眾議五年詔祕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掌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

事徽宗時辟雍大成府等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東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館皆不隸臺察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而南臺御史亦有不言事者自大觀臣僚申請而殿中六尚辟雍大成府等學太官局翰林儀鸞司皆隸六察自余應求有言而東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館復隸御史自胡舜陟申請而本臺始增入御史言事之文乾道二年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令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為條令慶元二年侍御史黃黼言御史臺有三院其一為監察御史高宗時常置六員孝宗常置三員今分察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員從之以後常置二員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准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抨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序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升沉迥別矣

續文獻通考曰金選監察御史尚書省具才能者疏名進呈以聽制俟任滿御史臺奏其能否仍視其所察公事具書于解由以送尚書省如所察事皆無謬戾為稱則有陞擢庸常者臨期取旨不稱者降除任未滿者不許改除大定二十七年常令六十以上者為之後臺官以年老者多廢事為言乃勅尚書於省六品七品內

取六十以下廉幹者備選二十九令臺官得自辟舉

明昌三年復命尚書省擬注

每一缺則具三人或五人之名

取旨授之

貞祐元年減定監察御史為十二員興定四年減四員五年勅監察御史所彈事同列不得與聞著為令御史秩正七品司耳目之寄任刺舉之事元世祖時立御史臺以姚天福為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上嘉其直賜名巴兒恩謂其不畏強禦猶虎也仍厚賜以旌之天福曰臣職居糾彈惟尸祿是懼敢貪厚賞以重臣罪乎時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上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振有二首之患不

急拯之久將不可理矣上召玉昔帖木兒孛羅諭之孛羅以年幼自劾明制詳總載上曰古無一抽八等首種
日卿監察侍御史二員對前食氣實以重臣罪十却置
增唐書曰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馬周傳曰周客郎將常何家為何條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遣使四輩趣之及見

與語帝大悅拜監察御史上言比來樂工圍人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臣竊恥之帝善其言曰孔帖曰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常從容問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以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于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分紀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裏行永淳初造奉天宮於嵩陽縣又於藍田造萬全宮善感極諫時人以此稱之陸元方傳曰元方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

涉海風濤甚狂舟人不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
豈害我遽命濟而風息職林曰姚崇用齊澣為監察
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為稱職孔帖曰孔
禎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稱其介又曰李華遷監
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婁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
州縣肅然又曰韓琬拜監察御史先天中賦絹非時
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移檄
罷督乃聞詔可通鑑曰元宗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
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御史天子耳目之
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冒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

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慰諭而罷唐書李勉拜監察
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軍管崇嗣
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勉劾之肅宗歎曰吾有李勉始
知朝廷尊矣孔帖曰張建封馬燧表擢監察御史軍
中事多所諏訪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
不喜出為岳州刺史徐晦楊憑得罪獨晦至藍田慰
餞李夷簡擢為監察御史冊府元龜曰張著為監察
御史冠鴈冠彈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嚴郢於紫宸殿帝
即位之初侍御史朱敖請復制朱衣鴈冠於內廊有犯
者御史服以彈帝許之又令御史得專彈舉不復關白

於中丞大夫至是著首行乃削郢御史中丞而著特賜
緋魚袋 韋表微傳曰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
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遊
少年間取一班盃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媿
陶淵明云晉元稹傳曰稹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
奏節度使嚴礪違詔擅賦凡十餘事 劇談錄曰河南
伊闕縣前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石礫金沙清
徹可愛牛僧孺爲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有老吏
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常是一雙鷓鴣僧孺因舉
杯祝曰旣成有灘何惜鷓鴣言訖一雙鷓鴣飛下灘中

不旬日僧孺拜察院 分紀曰楊虞卿爲監察穆宗初
立多逸游荒恣上疏切諫帝令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
議切諫可覽宰臣令狐楚等因以納諫爲賀 宋程伊
川撰程顥行狀曰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
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爲先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
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 東都事略曰張戢
名爲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體不舉苛
細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
戢劉元城集曰劉摯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
趣裝無爲安居計未及陛對首上疏論事 言行錄曰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晦子穎士以內降監汲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堯俞言密院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用而舉之上下相結迭為阿徇其盜名器將不但一汲口而已乃罷穎士權倖憚焉詩會小傳曰元王約至元中拜監察御史請建皇儲及修史事轉御史臺都御史出賑河間饑民均覈有方全活甚眾又曰李元禮元貞初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言其不可行者有五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唯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以章上聞帝

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又曰馬祖常拜監察御史直聲震一時會帖木迭兒專政祖常率同列劾其十罪仁宗黜之姦臣復相左遷開平縣尹又曰許有壬轉江西行臺御史劾貪除暴部內肅然拜監察御史元史列傳曰魏初拜監察御史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醕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勿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仍諭侍臣曰自今毋復為此舉又曰貢師泰泰定四年釋褐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考滿入翰林歷待制拜監察御史

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為得人又曰趙師魯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又曰余闕轉中書刑部主事與當路議不合拂衣竟歸復召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言多峭直無忌或勸之稍遜以避禍闕弗荅吾學編曰尹昌隆洪武中改監察御史建文即位初朝晏昌隆諫曰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今乃溺于

晏安臣恐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中朕過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知朕過又曰曾鳳韶廬陵人建文初為監察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帝以至親勿問牟倫傳曰牟倫敘州青城人永樂中任監察御史以直諫謫戍甘肅有留別京師諸友詩明詩小傳曰鄒亮少善為文援毫無停思輕俠無行常薄游為人所擊周文襄愛其才訓誡之乃折節好學為名儒正統初用郡守况鍾薦擢為監察御史明名臣記曰于謙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從討漢庶

人庶人就縛帝命謙數庶人罪辭嚴義正庶人流汗伏地帝喜師還賞謙屬意且大用謙又曰韓雍吳人正統進士為監察御史奉命錄囚碭山學教諭責膳夫祝磨兒磨兒父令逸去告教諭殺磨兒棄其尸他御史坐教諭死以尸不得故輒稱冤會黃河旁有尸支解者磨兒父執兒尸也教諭竟誣伏雍疑不決遣人蹤跡獲磨兒教諭得釋姚綬傳曰綬天順中拜監察御史成化初出知永寧府解官歸作滄江虹月之舟游泛吳越間作室曰丹丘自稱丹丘先生名臣記曰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進士除監察御史道士以黃白術干湖廣

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為己功逮李百口至京煨成獄下法司讞進發道士奸即日磔道士於市熊卓傳曰卓弘治中拜監察御史值雷震養鷹坊疏陳時事帝嘉納之劉瑾之亂大臣科道同日勒令致仕四十八人以其名榜示天下卓其一也

監察侍御史三

增蘭臺

松廳

上詳通典他名會昌初

因話錄曰

察院諸廳各有

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吏

察主

朝官名籍謂之朝簿廳

分察

兼巡

六典曰監

要御

史臺六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又五代會

分察

使下詳文獻通考

詠竹

裂麻

劇談錄曰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院中叢竹以寄意

設官部

增

監察侍御史

解

曰濯濯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宋鞠詠傳詠為監察御史言錢惟演交結丁謂不赴

亳州意圖入相謂人曰若論權嬖劾奸邪傳唐裴度

相惟演當取麻制裂之元列傳劉敏中至元中拜監

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

言紀綱陳得失首言紀綱呂大防除監察御史裏行

望者有五言行錄曰彭汝礪權監察御史裏行汝礪

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初對上十事陳得失利病多

人所難整肅朝儀疏論宮市上詳前正韓愈傳愈

言者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大決獄乃兩受命息風實錄

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曰顏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

卿至辯之天方旱獄決乃雨人呼為御史雨下詳監

二察素立守法商隱雪冤上詳監察二擢山堂肆考

睦州刺史馬昭泰性驚刻人憚其強嘗誣繫桐廬令李

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

商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為申舉弟自代與兄並居

理可乎因請行果雪其冤又楊收與兄假並遺直之子假

唐列傳韋貫之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左

補闕纁代為侍御史又楊收與兄假並遺直之子假

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當世榮之臺閣生風豪

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御史當世榮之臺閣生風豪

貴斂手陳子昂集受憲監察御史繡衣始拜珥平仲

氣節桑愷志行磊落有氣節遇事敢言又曰宋天

聖中以太常丞桑愷為監察御史爭論新法極陳

時弊上詳監察四事略曰王巖叟名為監察御史上

不屏羣邪太疏忤安石奏劾李珣山堂肆考曰錢

平終是難致疏忤安石奏劾李珣山堂肆考曰錢

初為監察御史裏行上疏忤王安石貶衢州監稅額將

出臺於坐上大罵同時御史孫昌齡謂其奴事安石求

為美官遂拂衣上馬赴貶所蘇軾送以詩有烏府先生

元城集劉庠除監察御史裏行時禁銷金李珣先犯令

珣乃仁宗外家若賜緋魚袋辯玉璽文上詳監察

桓傳至元未桓辯識其文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之久矣

今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其彰瑞應於今日諫幸佛

寺奏罷燈山御史詳監察二夕令趙師魯傳師魯拜監察

為樂師魯上言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

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賜酒一上尊以嘉忠直

嚴明不苛勁直有才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

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又有約魏冕建

文時為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魏冕建

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斃會輟朝冕及鄒瑾

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靖難後自

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監察侍御史四

增判滯獄山堂肆考曰唐李程為藍田尉有治獄十年

可使推捕又曰唐李義琛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

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此人神情爽拔可使夜加二階

推捕義琛往數日獲盜帝喜為加七階

唐史曰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昌時號四其霸自陳討

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時號四其歷囿按狀

徐敬業后大悅授監察御史其肉飲其血絕其

事文類聚曰唐趙涓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

乃上直中官遺代宗深疑東宮涓乃周歷孺囿按據迹狀

謂宰臣曰豈永泰初御史趙張錫剛正御史言丁謂

不當徒內地昭應災不當以罪人京師之人期以大

設官部

用宋程明道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明道從容咨

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

常相見耳歎為得體劉述之序程明道為御史裏行神宗

見耳歎為得體劉述之序程明道為御史裏行神宗

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擢拾臣下短長以張戢狂

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張戢狂

直淵源錄曰張戢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新法章數十

名之使方擾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

曰戢之狂直宜為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

矣開口椒賈言忠本草監察為開口椒分僚百

司僚百司志監察御史從七品掌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分

効籍記其多寡當否歲分隸六察會要乾道八年宰

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分隸六察執進呈御史臺事

曰隸六察虞允文奏曰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上

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帝名有志節

朝朝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朝有志節

又曰董鏞建文時為監察御史有志節效忠本朝者時

時會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懷貳不力戰輒露章劾之

才識宏博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

監察侍御史五監察侍御史五

增詩唐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詩曰適當除御史誠當

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

其喉下陳畿甸內根本理宜優宋王安石送沈興宗

設官部

監察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增制唐蘇頲行鄭繇監察御史制曰心堅而靜體密而和文章揆發學思該敏諫臣謹議久別瑤墀御史直繩宜遷石室南孫逖行蔣冽等監察御史制曰修身有裕從事惟明標麗則於文場効公清於吏道方期遠致必藉兼才宜膺刈楚之求俾叶持繩之寄入常衮行崔炎監察御史制曰慎學潤身工文飭吏錯薪刈楚竹箭有筠莅事咸許於宓生遺風尚傳於絳老公才可擢朝聽用彰宜甄避蝗之美式踐栖鳥之列崔蝦行蕭鄴李元監察御史制曰御史府居朝廷之中傑出他署蓋以圭表百吏糾繩四方故選其屬者必在堅明勁峭臨事

而不撓不獨取謹厚温文修整咨度而已爾等皆以詞華升於俊秀從事賢侯之府馳聲館閣之中籌畫居多操持甚固是宜持此霜簡峻其風標使避馬之謠不獨美於桓典埋輪之志無所媿於張綱勉服寵榮無忘職業業文抄古蘇頲論御史制

增啓宋真德秀賀盛察院啓曰誕頒芝檢分糾柏臺言路置六察官實司公道之脈聖朝用一正士可立太平之基漢詔風馳周行霜凜某官英姿挺特素節高嚴卓爾不羣行庶幾乎大雅晬然見面望而知為吉人自登百辟之聯浸結九宸之眷容臺禮樂甫參議論之官憲

府紀綱亟任抨彈之寄方將龜鏡國家之治亂涇渭天下之是非為正論之指南斥儉朋於有北坐令海內如慶曆嘉祐之隆平肯使吳中獨敬輿希文之專美楊誠齋賀金察院啓曰光被宸恩擢司風憲雷行鳳檢方進登天下之正人霜肅烏臺俾盡吐胷中之素蘊某官高文作古雅望鎮浮政所去而見思材無施而不可頃自流錢之府往儀振鷺之羣子衿青青士有文武兼資之略王臣蹇蹇帝思風節不撓之英遂承渥於楓宸俾察廉於柏寺邪朋屏迹雪見暎而自消善類寧居虎在山而不採顧念雖資於彈劾亦難久屈於回翔風采凜

然今已杜羣枉之門而開衆正之路鈞衡近止行當建萬世之策而舉三代之隆

蘭臺令史

原冠一梁

秩第九

漢書百官表曰蘭臺置令史十八人朝服進賢一梁冠官秩第九與

御史共詔

所典平處事

景伯作頌

華譚漢書曰賈逵字景伯有瞻

宜別掌錄上

事立草者也

武仲能文

魏

才能通今古

時有神爵集宮殿上名見

武仲能文

魏

勅蘭臺給筆劄

作神爵頌除蘭臺令史

班固作本紀

續漢書曰

書曰武仲以能文為蘭臺令史

與弟

班固除蘭臺令史與陳宗

尹敏共作世祖本紀也

御史主簿一

設官部

蘭臺令史御史主簿

蘭臺令史御史主簿

五

原杜氏通典曰漢有御史主簿

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

魏晉

以來無聞至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

隋兼置錄

事員二人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其

俸祿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為大夫以吏部主事

林懷信為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為此官之後遂為美職

管轄臺中雜務公廨廚庫檢督令史奴婢配勳散官職

事每食則執黃卷書其譴罰

錄事以下小吏各有差

增文獻通

考曰宋御史臺置推直官二人專治獄事凡推直有四

推曰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主簿一人掌受事

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元豐官制行定員分

職裏行推直悉罷檢法官掌檢詳法律

元祐三年改為主簿紹聖三年

董敦逸奏復置

主簿掌勾稽簿書各一人紹興初詔檢法主簿

特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紹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

不合去所奏辟檢法官李謙主簿彭龜年亦乞同罷嘉

定元年劉渠除檢法官范之柔除主簿以後二職皆闕

御史主簿二

增在北榻

入選門

唐職林曰憲臺之禮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五代會要曰後唐

天成四年勅諸道賓從即隨府罷臺主簿既為正秩况入選門顯自勅恩須終考限朱穎宜仍舊

檢文字

鈎考簿書

續會要曰元豐三年李定請增置主簿一員點檢六案文字元祐元

年大理寺左斷刑架閣庫專委主簿主管下詳通典

設官部

尚書通典卷八十九

御史主簿

四

御史主簿三

增 誄身

孫寶錄曰西漢孫寶張忠署為主簿寶徙入舍

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悅何也寶曰高士不為

道不可誄身誄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

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可備近臣

屬唐高元裕建言紀綱

分治職事

會要曰元豐六年

分掌班籍

又曰

本臺有主簿兼檢法官二員乞復置

分治職事詔置主簿并檢法官一員

黃履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係分掌班

籍參預定刑所領職事與他司不同

淵鑑類函卷八十九

